

东周列国志

第一函
第十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七

白下祭 晁元放山評點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施而得報情理之常施而不報情理之變然已爲君子之所惡矣苟有以解說於其間猶之可也天下之情理豈有三施而不報者哉晉之許秦以五城非秦之逼取之也夷吾之急於求人也求人而許之旣入而背焉此雖夷吾之負德而秦實未可以聲罪何也乘人之難而因以取利君子之所不爲秦穆賢君又有諸賢臣以爲之佐其斷斷不出於此也至晉飢而乞糴可以無與矣何也不報而重施固人情之所難也今觀於秦之君臣

其言皆有王者之風焉不因其災以報怨而又濟之苟有人心其焉有不怒焉以慙感然以悔者而晉惠之君臣不然乃幸而秦之亦以飢告也借此以爲德於秦一可以當二以報爲施於以棄前怨而結後權計孰有使於此者當與樂惟恐不亟矣而晉惠之君臣又不然且欲因其飢而取之此豈復有絲毫情埋哉中山之狼不足以喻也然而晉惠之君臣豈真非穀之所養衣之所被耶好利而忘義知入而不知出貪與慾之所爲也兵之勝敗以理之曲直爲主有識者其先有以知之矣

秦有賢君故於其計事也不聽平豹子綮之謀而用蹇叔百里奚等之議晉何嘗無賢臣如慶鄭韓簡之言未嘗不正因晉惠自心先覺不好故反以爲怒而惟呂卻之言是用耳

天下許多好事都由不齊而起天下許多不好事都由整齊而

致晉惠雖多過惡而究其所以然大率都由慳吝耳

慶鄭雖則善謀然殊非人臣之禮君背德以招寇及不用易駟之忠言固然是他不是然豈有親見其被陷而不救又悞人於將獲彼共之際者哉施之朋友且不可况君臣乎秦穆與動大有王者氣象如篇中所教諸事是也其所以不進於王道者爲猶有功利之心也

公孫枝雖亦才人然其設謀處事處全是功利之術便只可與言霸不能入於聖人之道者也

穆姬雖賢畢竟有婦人習氣如夷吾之亂於賈君不納羣公子不可謂無罪於晉負約背德反欲因飢而襲取不可謂無害於秦卽以宗國爲憂何不更主納重耳之議而多方請赦以死要夫况子女夫之子女豈婦人所得私而乃攜之崇臺積薪爲必

死之計只算是婦人偏護娘家非有高見特識足以利秦而存
晉也焉得爲賢乎

說說管仲於病中囑桓公斥遠易牙豎貂開方三人薦隰朋爲政左

右有聞其言者以告易牙易牙見鮑叔牙謂曰仲父之相叔所薦也

今仲病君往問之乃言叔不可以爲政而薦隰朋吾意甚不平焉

所以不可用正爲其純以恩怨用事也鮑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薦仲也仲忠於爲

國不私其友夫使牙爲司寇驅逐佞人則有餘矣若使當國爲政卽

爾等何所容身乎易牙大慙而退踰一日桓公復往視仲仲已不能

言鮑叔牙嚙朋莫不垂淚是夜仲卒桓公哭之慟曰哀哉仲父是天

折吾臂也使上卿高虎高後葺其喪殯葬從厚生前采邑悉與其子

令世爲大夫易牙謂大夫伯氏曰昔君奪子斷邑三百以賞仲之功

今仲父已亡子何不言於君而取還其邑吾嘗從旁助子伯氏泣曰

吾惟無功是以失邑仲雖死仲之功尚在也

雖是管子功德足以深服伯氏之心而伯氏却

亦不失

吾何面目求邑於君子易牙歎曰仲死猶能使伯氏心服吾

儕真小人矣且說桓公念管仲遺言乃使公孫隰朋為政未一月隰

朋病卒桓公曰仲父其聖人乎何以知朋之用於吾不久也於是使

鮑叔牙代朋之位牙固辭桓公曰今舉朝無過於卿者卿欲讓之何

人牙對曰臣之好善惡惡君所知也君必用臣請遠易牙豎貂開方

乃敢奉命桓公曰仲父固言之矣寡人敢不從子即日罷斥三人不

許入朝相見鮑叔牙乃受事時有淮夷

即東夷

侵犯

邾國地今開封府雍丘縣

邾人告急於齊齊桓公合宋國陳鄭衛魯七國之君親往救邾遷

其都於緣陵

今維州營邱地

諸侯尚從

齊之令以能用鮑叔不改管仲之政

故也話分兩頭却說齊自惠公即位連歲麥禾不熟至五年復大荒

倉廩空虛民間絕食惠公欲乞糶於他邦思想惟秦比鄰地近且婚

姻之國但先前負約未償不便開言卻蒞進曰吾非負秦約也特告

緩其期耳若乞糴而秦不與秦先絕我我乃負之有名矣小人許多負心他偏

會把不是傲在別人身上惠公曰卿言是也乃使大夫慶鄭持寶玉於秦告糴穆

公集羣臣計議許五城不與今因饑乞糴當與之否蹇叔百里奚

同聲對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理之常也順理而行天必

福我純論天理全無計較利害之心可爲王佐之臣公曰吾之施於秦已重矣公孫枝對

曰若重施而獲報何損於秦其或不報曲在彼矣民憎其上孰與我

端在利害上講是個謀臣是個霸佐君必與之本豹思念父仇攘臂言曰秦侯無道

天降之災乘其饑而伐之可矣滅秦此機不可失繇余曰仁者不乘

危以邀利智者不僥倖以成功天理人事俱有是學術正而又有權謀者與之爲當穆公

曰負我者君也饑者民也吾不忍以君故遷禍於民意思闊大開口便是

恤民爲主有王者之風於是運粟數萬斛於渭水直達河汾雍秦絳晉之間舳

虜相接命曰泛舟之役以救晉之饑晉人無不感悅史官有詩稱穆公之善云

晉君無道致天災 雍絳紛紛送粟來

誰肯將恩施怨者 穆公德量果奇哉

明年冬秦國年荒晉反大熟穆公謂蹇叔百里奚曰寡人今日乃思

二卿之言也豐凶互有若寡人去冬遣晉之糴今日歲饑亦難乞於

晉矣平豹曰君貪而無信雖乞之必不與雖是貪而無信亦不應全無心曾至此我初見

謂是不約挾私之言耳不意竟爲所料穆公不以爲然乃使冷至亦賞寶玉如晉告糴

惠公將伐河西之粟以應秦命晉惠還好卻芮進曰君與秦粟亦將

與秦地乎惠公曰寡人但舉粟耳豈與地哉芮曰君之與粟爲何惠

公曰亦報其泛舟之役也芮曰如以泛舟爲秦德則昔年納君其德

更大君舍其大而報其小何哉救災之德不小於納君及今報之猶可少贖奈何負心到底自處於禽獸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四

不如之慶鄭曰臣去歲奉命乞糴於秦君一諾無辭其意甚美今

地哉乃閉糴不與秦怨我矣

其一般也有說好話人

小人之偏有近理可听呂飴甥曰秦與晉粟非

好晉也為求地也不與粟怨與粟而不與地秦亦怨均之怨也何

為與之豈德怨無多少大小之分而報之亦無慶鄭曰幸人之災不

仁背人之施不義不義不仁何以守國一般也是好話韓簡曰鄭之

言是也使去歲秦閉我糴君意何如號射曰去歲天饑晉以授秦

弗知取而貸我粟是甚愚也今歲天饑秦以授晉奈何逆天而不

取以臣愚意不如約會伯乘機伐秦共分其地是為上策越發沒

天理到盡頭處惠公從號射之言好言不入惡言是乃辭冷至曰敝

邑連歲饑饉百姓流離今冬稍稔流亡者漸歸故里僅能自給不足

以相濟也冷至曰寡君念婚姻之誼不責地不閉糴固曰同患相恤

也寡君濟君之急而不得報於君責備得下臣難以復命呂飴甥曰

芮大嚼曰汝前與平鄭父合謀以重幣誘我幸天破奸謀不墮汝計
今番又來饒舌可歸語汝君要食粟除非用兵來取冷至含憤而
退慶鄭出朝謂太史郭偃曰侯肯德怒鄰禍立至矣郭偃曰今秋
沙鹿地在今元城縣山崩草木俱偃夫山川國之主也將有亡國之禍其
在此乎史臣有詩譏惠公云

泛舟遠道賑饑窮

偏遇秦餓意不同

自古負恩人不少

無如晉惠負秦公

冷至回復君言不與粟反欲糾合伯共與伐秦之師穆公

大怒曰人之無道乃至出於意料若此

當時若納重耳想或者必至此可見舍賢者而立不賢者

亦未見其計之得也

寡人將先破而後伐百里奚曰伯好士功國之曠

地皆築城建室而無民以實之百姓胥怨此其不能用眾助明矣

君雖無道而呂卻俱疆力自任若起絳州之眾必然震驚西鄙兵

法云先發制人今以君之賢諸大夫之用命往聲晉侯負德之罪勝

可必也

到井伯口中復議論正當見誠開
潤料梁料晉無一中才人可愛

因以餘威乘晉之敝如振

稿葉耳穆公然之乃大起三軍留蹇叔繇余輔太子瑩守國孟明視

引兵巡邊彈壓諸國穆公同百里奚親將中軍西乞術白乙丙保駕

公孫枝將右軍公子染將左軍共軍四百乘浩浩蕩蕩殺奔晉國來

晉之西鄙告急於惠公惠公問於羣臣曰秦無故興兵犯界何以禦

之

自己分明許多負心背德處說他是
無故想其晉中竟是渾然天理耶

慶鄭進曰秦兵爲主上背德

之故是以來討何謂無故依臣愚見只宜引罪請和割五城以全信

免動干戈惠公大怒曰以堂堂千乘之國而割地求和寡人何面目

爲君哉唱令先斬慶鄭然後發兵迎敵號射曰未出兵先斬將於軍

不利姑赦令從征將功折罪惠公準奏當日大閱車馬選六百乘命

卻步揚家僕徒慶鄭蛾皙分將左右已與號射居中軍調度屠岸夷

爲先鋒離絳州望西進發晉侯所駕之馬名曰小駟乃國所獻其

馬身材小巧毛鬣潤澤步驟安穩惠公平昔甚愛之慶鄭又諫曰古

者出征大事必乘本國出產之馬其馬生在水土解人心意安其教

訓服習道路故遇戰隨人所使無不如志今君臨大敵而乘異產之

馬恐不利也慶鄭慶次之言不入又發怒要斬惠公叱曰此吾慣乘

汝勿多言却說晉兵已渡河東三戰三勝守將皆奔竄長驅而進直

至韓原今西安府韓城縣或云即下陽下寨晉惠公聞秦軍至韓乃蹙額曰寇已深

矣奈何慶鄭曰君自招之又何問焉惠公曰鄭無禮可退晉兵離韓

原十里下寨使韓簡往探晉兵多少簡回報曰秦師雖少於我然其

鬪氣十倍於我惠公曰何故簡對曰君始以秦近而奔秦繼以秦接

而得國又以秦賑而免饑三受秦施而無一報君臣積憤是以來伐

三軍皆有責負之心其氣銳甚豈只十倍而已惠公愠曰此乃慶鄭

之語定伯韓簡亦爲我此言乎

凡間好話便動氣所以

寡人當與

洪

一死敵遂命韓簡征軍請戰曰寡人有甲兵六百乘足以待君君

若退師寡人之願若其不退寡人卽欲避君其奈此三軍之士何穆

公笑曰孺子何驕也乃使公孫核代對曰君欲國寡人納之君欲粟

寡人給之今君欲戰寡人敢拒命乎

說得從容問雅語中

韓簡退曰

理直吾不知死所矣惠公使郕偃下車右

右者戎重有左有右

擊諸人莫吉惟慶鄭爲可惠公曰鄭黨於秦豈可任哉乃改用家僕

徒爲車右而使卻步揚御車逆秦師於韓原百里奚登壘望見晉師

甚眾謂穆公曰晉侯將致死於我君其勿戰穆公指天曰晉負吾已

甚若無天道則已天而有知吾必勝之乃於龍門山下整列以待須

臾晉兵亦布陣畢兩陣對圓中軍各鳴鼓進兵屠岸夷恃勇手握渾

鐵鎗一條何止百斤之重先撞入對陣逢人便刺秦軍披靡正遇白

乙丙兩軍交戰約算五十餘合殺得性起各跳下車來互相組結屠
岸夷曰我與你併箇死活要人幫助的不爲好漢白乙丙曰正要獨
手擒拿你方是英雄分付眾人都莫來兩箇拳捶脚踢直推入陣後
去了目惠公見屠岸夷陷陣急叫韓簡梁繇靡引軍沖其左自引家
僕徒等沖其右約於中軍取齊穆公見目分兵兩路沖來亦分作兩
路迎敵且說惠公之車正遇見公孫枝惠公遂使家僕徒接戰那公
孫枝有萬夫不當之勇家僕徒如何闖得過惠公教步揚用心執執
寡人親自助戰公孫枝橫戟大喝曰會戰者一齊上來只這一聲喝
如霹靂震天把箇國舅唬得伏於車中不敢出氣那小駟未經
戰陣亦破驚嚇不穩御人做主向前亂跑遂陷於泥濘之中步揚用
心鞭打奈馬小力微拔脚不起正在危急恰好慶鄭之車從前而過
惠公呼曰鄭速救我慶鄭曰唬射何在乃呼鄭耶惠公又呼曰鄭速

將車來載寡人鄭曰君穩乘小駟臣當報他人來救也遂催轅轉左而去乘機報復之言朋友且不堪兄君臣乎凡行陣之中生死步揚之際是何時也而作如此舉動慶鄭之被殺不爲枉矣

欲往覓他車爭奈國兵圍裏將來不能得出再說韓簡一軍沖入恰

遇着國穆公中軍遂與國將西乞術交戰三十餘合未分勝敗賊暫

引軍亦到兩下夾攻西乞術不能當被韓簡一戟刺於車下梁繇靡

大叫敗將無用之物可協力搶捉國君韓簡不顧西乞術驅率國兵

逕奔戎輅來捉穆公穆公嘆曰我今日反爲國俘天道何在纔嘆一

聲只見正西角上一隊勇士約三百餘人高叫勿傷吾恩主穆公擡

頭看之見那三百餘人一箇箇蓬首袒肩脚穿草履步行如飛手中

皆執大砍刀腰懸弓箭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脚蹤到處將國

兵亂砍韓簡與梁繇靡慌忙迎敵又見一人飛車從北而至乃慶鄭

也高叫勿得戀戰主公已被國兵困於龍門山泥濘之中可速往救

駕叶入救駕自是本心其誤韓簡等駕于將獲秦君之際乃適逢其時韓簡等無心廝殺撇了那一戰壯士逕奔龍門山來救晉侯誰知晉惠公已被公孫枝所獲并家僕徒號羽步揚等一齊就縛已歸大寨去了韓簡頓足曰獲秦君猶可相抵慶鄭誤我矣梁繇靡曰君已在此我輩何歸遂與韓簡各棄兵仗來投秦寨與惠公做一處再說那壯士三百餘人救了秦穆公又救了西乞術秦兵乘勝掩殺晉兵大潰龍門山下尸積如山六百乘得脫者十分中之二三耳慶鄭問晉君見擒遂偷出秦軍遇蛾蜋被傷在地扶之登車同回晉國晉翁有詩咏韓原大戰之事詩曰

龍門山下嘆興尸

只爲昏君不報施

善惡兩家分勝敗

明明天道豈無知

却說秦穆公還於大寨謂百里奚曰不聽井伯之言幾爲晉笑那壯士三百餘人一齊到營前叩首穆公問曰汝等何人乃肯爲寡人出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死力耶壯士對曰君不記昔年亡善馬乎吾等皆食馬肉之人也原

來穆公會出獵於梁山山在今夜失良馬數匹後使求之尋至岐山

之下有野人三百餘君聚而食馬肉吏不敢驚之趨報穆公速遣兵

往捕可盡得穆公嘆曰馬已死矣又因而戮人百姓將謂寡人貴畜

而賤人也乃索中軍美酒數十樽使人賫往岐下宣君誰而賜之曰

真是人情所難大有王者風氣寡君有言食良馬肉不飲酒傷人今以美酒賜汝野

人叩頭謝恩分飲其酒齊嘆曰盜馬不罪更慮我等之傷而賜以美

酒君之恩大矣何以報之至是聞穆公伐圖三百餘人皆舍命趨至

韓原前來助戰恰遇穆公被圍一齊奮勇救出真箇是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施薄報薄

施厚報厚 有施無報 何異禽獸

穆公 仰天嘆曰野人且有報德之義圖侯獨何人哉人品心術之高不原不以地之

分故以資格限乃謂眾人中有願仕者寡人能爵祿之壯士齊聲應
曰吾儕野人但報恩主一時之惠不願仕也穆公各贈金帛野人不
受而去穆公嘆息不已後人有詩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

晉甲重重困穆公

當日若誅收馬士

今朝焉得出樊籠

穆公點視將校不缺軍不見自乙丙一人使軍士遍處搜尋聞土窟
中有哼聲趨往視之乃是自乙丙與屠岸夷相持滾入窟中各各力
盡氣絕尙扭定不放手軍士將兩小折開擡放兩箇車上載回本寨
穆公問自乙丙時不能言有人看見他兩人併命之事向前奏知如
此如此穆公嘆曰兩人皆好漢也問左右有識冒將姓名者乎公子
軫就車中觀看奏曰此乃勇士屠岸夷也臣前弔冒二公子夷亦奉
本國大臣之命來迎相遇於旅次是以識之穆公曰此人可留爲國

用乎公子熱白弑卓子殺里克皆出其手今日正當順天行誅穆公
乃下令將屠岸夷斬首殺得親解錦袍以覆白乙丙命百里奚先以
溫車載回國就醫丙服藥吐血數斗半年之後方纔平復此是後
話再說穆公大獲全勝拔寨都起使人謂晉侯曰君不欲避寡人寡
人今亦不能避君願至微邑而請罪焉惠公免首無言穆公使公孫
枝率車百乘押送晉君至歸渡射韓簡梁繇靡家僕徒卻步揚郭偃
卻乞等皆披髮垢面卓行露宿相隨如奔喪之儀穆公復使人弔諸
大夫且慰之曰爾君臣謂嬰食晉粟用兵來取寡人之留爾君聊以
致晉之粟耳敢爲已甚乎二三子何患無君勿過戚也韓簡等再拜
稽首曰君憐寡君之愚及於寬政不爲已甚皇天后土實聞君語臣
等敢不拜賜秦兵回至雍州界上穆公集羣臣議曰寡人受上帝之
命以平晉亂而立夷吾今晉君皆寡人之德卽得罪於上帝也寡人

欲用晉君郊祀上帝秦穆一生都好此處却是糊說以答天貺何如公子縶曰君言

甚當公孫枝進曰不可晉大國也吾俘虜其民以取怨矣又殺其君

以益其忿晉之報晉將甚於國之報晉也論利害處亦是公子縶曰臣意非

徒殺晉君已也且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殺無道而立有道晉人德我

不暇又何怨焉分利害處亦明白公孫枝曰公子重耳仁人也父子兄弟相

去一聞耳重耳不肯以父喪為利其肯以弟死為利乎若重耳不入

別立他人與夷吾何擇如其肯入必且為弟而仇君廢前德於夷

吾而樹新仇於重耳臣竊以為不可夷吾三受秦施而不報且欲乘仇而圖之秦穆即殺之不為過

也若因而之重耳亦謂必兼以為仇公孫枝此論大似迂腐豈以宗國之故故托請以免晉惠耶穆公曰然則逐之

乎囚之乎抑復之乎三者孰利公孫枝對曰囚之一匹夫耳於國何

益逐之必有謀納者不如復之穆公曰不喪功乎枝對曰臣意亦非

徒復之已也必使歸吾河東五城之地又使其世子圍為質於吾國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然後許成焉如是則晉君終身不敢惡國且異口父死子繼吾又以

爲德子圍晉世世戴國利孰大乎穆公曰子桑之算及於數世矣乃

安置惠公於靈臺山在今謂南縣之離宮以千人守之穆公發遣晉侯方

欲起程忽見一班內侍皆服衰經而至胡說之甚豈有身之現在而乃先爲喪服以迎君於軍中

者手無穆公意謂有夫人之變方欲問之那內侍口述夫人之命曰

上天降災使國晉兩君棄好卽戎晉君之獲亦婢子之羞也若晉君

胡八則婢子朝死夕八則婢子夕死古定列婦有以死殉夫婦舅姑者矣未聞以殉兄弟者也况夷

吾之罪不有所死之道乎請而赦之猶在人今特使內侍以喪服迎

情之中至於以死要君穆姬於是乎燕禮矣君之師若赦晉侯猶赦婢子惟君亮之穆公大驚問夫人在宮作何

壯內侍奏曰夫人自聞晉君見獲便攜太子服喪服太子者國之儲

也豈有以殉外家者徒步出宮至於後園從臺之上立草舍而居臺

乎穆姬切說之甚下俱積薪數十層送發者履薪上下分付只待晉君入城便自殺

於臺上縱火焚吾屍以表兄弟之情也穆公歎曰子桑勸我勿殺
君不然幾喪夫人之命矣於是使內侍去其衰經以報穆姬曰寡人
不日歸國侯也穆姬方纔回宮內侍跪而問曰晉侯見利忘義背吾
君之約又負君夫人之托今日乃自取囚辱夫人何爲哀痛如此內侍
大是有言思人穆姬曰吾聞仁者雖怨不忘親雖怒不棄禮不知哀
穆姬不知名矣若晉侯遂死於醫吾亦與有罪矣內侍無不誦君夫人
以死約弟爲有禮乎否也若晉侯如何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之賢德此等賢德吾無取焉以畢竟晉侯如何回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梁繇靡數說慶鄭之罪固有可死之道然晉惠背德用兵強乘
小駟二次不聽其諫亦當自動悔心至慶鄭不力戰而不傷或

因已國肯德理虧情怯不能相敵庸或有之而况前有忠正之
謀又聞國君之歸明知獲罪不肯他適以求免不可謂不忠也
使晉惠以自愆爲悔赦其罪而復用之未必無補於國家乃以
褊淺之量濟之以梁繇靡洩忿之心而鄭遂不免死深爲可惜
重耳之不肯求入心有疑也若侯國中有變而圖之則孰有大
於夷吾之被執於秦者被囚三月爲時不爲不久若乘時以求
入國人素所歸心必有起爲內應者則國可得也乃主臣安居
翟地不出一謀直至晉惠遣人行刺狐突報知乃使倉皇奔走
議適他邦然則勃鞞不來重耳主臣遂將老死於翟乎吾所不

解

衛文還算賢君况爲公子時亦曾出亡在外豈不知鄰國行客
之禮何乃失禮於重耳乎想於亡國之後物力艱難有愛惜財

貨之心故不欲招接耳乃竟以此而啓衛國無窮之禍答之爲
言豈不甚哉

重耳雖作亡人只看他不責衛人不行剽掠不怒田夫趙衰之
留飯食君壺漿及眾介推之割股俱是何等氣象君臣如此其
終得意國而成伯宜矣

齊桓雖是嬖君其心地却本來不十分明亮其所以成功立業
者管甯諸賢之力耳只看不聽鮑叔之諫而復用易牙等三人
便底裏盡露了

話說魯惠公囚於靈臺山只道穆姬見怪全不知哀經逆君之語遂
謂韓簡曰昔先君與魯議婚時史蘓已有西鄰責言不利婚適之占
若從其言必無今日之事矣簡對曰先君之敗德豈在婚魯哉且魯
不念婚姻君何以得入而又伐以好成仇魯必不然君其察之惠

公喟然未幾穆公使公孫枝至靈臺山問侯圖侯許以復歸公孫枝

曰敝邑羣臣無不欲甘心於君者寡君獨以君夫人登臺請死之故

不敢傷婚姻之好前約河外五城可速交割再使太子圍圖爲僇君可

歸矣惠公方纔曉得穆姬用情慙愧無地卽遣大夫邾乞歸圖分付

曰省以割地質子之事省待至王城秦地在臨會圖穆公將五城地

圖及錢穀戶口之數獻之情願納質歸君穆公問太子何如不到省

對曰國中不和故太子暫留敝邑俟寡君入境之日太子卽出境矣

穆公曰圖國爲何不和省對曰君子自知其罪惟思感情之德小人

不知其罪但欲報圖之仇以此不和也穆公曰汝國猶望君之歸乎

省對曰君子以爲必歸便欲送太子以和圖小人以爲必不歸堅欲

立太子以拒圖然以臣愚意執吾君可以立威舍吾君又可以見德

德威兼濟此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傷君子之心而激小人之怨

於器何益棄前功而遂伯業料君之必不然矣

說得不亢不卑君子小人兩種說話

情理所應有而引罪而威動之蓄其餘威以依之未後只當苦他

出一主意却甚是婉轉好聽雖是穆姬之請余伯亦將舍之矣

公笑曰寡人意與節孫字正合命孟明往定五城之界設官公守遷

晉侯於郊外之公館以賓禮待之饋以七牢遣公孫枝引兵同呂省

發送晉侯歸國凡牛羊豕各一謂之一牢七牢禮之厚者此乃穆公

修好之意也惠公自九月戰敗囚於秦至十一月纔得釋與難諸臣

一同歸國惟虢射病死於秦不得歸蛾音聞惠公將入謂慶鄭曰子

以救君誤韓簡君是以被獲今君歸子必不免盍奔他國以避之慶

足不

鄭曰軍法兵敗當死將爲虜當死况誤君而貽以大辱又罪之甚者

君若不還吾亦將率其家屬以死於秦况君歸矣乃令失刑乎吾之

留此將使君行法於我以快君之心使人臣知有罪之無所逃也又

何避焉慶鄭豈真是駭子他只想說得明白便自然不至於死耳却不知晉惠不是大星人蛾音嘆息而去惠

公將至絳太子圍卒領狐突卻芮慶鄭蛾督司馬說寺人勃鞞等出
郊迎接惠公在車中望見慶鄭怒從心起使家僕徒召之前來問曰
鄭何敢來見寡人慶鄭對曰君始從臣言殺國之施必不伐繼從臣
言與國講和必不戰三從臣言不乘小駟必不敗臣之忠於君也至
矣何爲不見惠公曰汝今日尙有何言慶鄭對曰臣有死罪三有忠
言而不能使君必聽罪之一也卜車右吉而不能使君必用罪之二
也以救君召二三子而不能使君必不爲人擒罪之三也臣請受刑
以明臣罪惠公不能答使梁繇靡代數其罪梁繇靡曰鄭所言皆非
死法也鄭有死罪三汝不自知乎君在泥濘之中急而呼汝汝不顧
一宜死我幾獲君汝以救君誤之二宜死二三子俱受執縛汝不
力戰不面傷全身逃歸三宜死慶鄭曰三軍之士皆在此聽鄭一言
有人能坐以待刑而不能力戰面作者乎即此看來可見慶鄭原無必死之心蛾督諫

曰鄭死不避刑可謂勇矣君可赦之使報韓原之仇梁繇靡曰戰已敗矣又用罪人以報其仇天下不笑君爲無人乎家僕徒亦諫曰鄭有忠言三可以贖死與其殺之以行君之法不若赦之以成君之仁

梁繇靡

又曰國所以強惟法刑也失刑亂法誰復知懼不誅鄭今後

可底不得活之六

再不能用兵矣

惠公顧司馬說使速行刑

不是蛾皆家僕徒之說不

殺鄭

耳慶鄭引頸受戮髯仙有詩嘆惠公器量之淺不能容一慶鄭也

詩曰

閉糴誰教負泛舟

反容奸佞殺忠謀

惠公褊小無君德

只合靈臺永作囚

梁繇靡

當時圍住

穆公

自謂必獲却被慶鄭呼云急救主公遂棄

之而去以此深恨慶鄭必欲誅之誅鄭之時天昏地慘日色無光諸大夫中多有流涕者蛾督請其屍葬之曰吾以報載我之恩也惠公

既歸國遂使世子圉隨公孫枝入國爲質因請屠岸夷之屍葬以上
大夫之禮命其子嗣爲申大夫惠公一日謂卻芮曰寡人在國三月
所憂者爲重耳恐其乘變求入今日纔放心也卻芮曰重耳在外終
是心腹之疾必除了此人方絕後患惠公問何人能爲寡人殺重耳
者寡人不吝重賞卻芮曰寺人勃鞞向年伐蒲曾斬重耳之衣袂常
恐重耳入國或治其罪君若殺重耳除非此人可用惠公召勃鞞密
告以殺重耳之事勃鞞對曰重耳在國十二年矣音如赤人伐咎音如赤
別種獲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
隗姓音隗獲其二女曰叔隗季隗皆有美色以季隗妻重耳而以叔隗妻
趙衰各生有子季隗生二子曰伯儵叔劉叔隗生一子曰趙盾君臣安於室家之樂無復慮
我之意臣今往伐音伐人必助重耳與兵拒戰勝負未卜願得力士數
人微行至音至乘其出遊刺而殺之惠公曰此計大妙可見所處地步不好雖無害人
之心而人却不肯罷手使無狐音狐矣之報信重耳其能不死乎

遂與勃鞞黃金百鎰使購求力士自

去行事懷汝三日內使夢起身事畢之日當加重用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費爲君要不聞除非莫言惠公所托雖是勃鞞一人內侍中多有聞其謀者狐突聞勃鞞揮金如土購求力士心懷疑惑密地裏訪問其故那狐突是老國舅那箇內侍不相熟不免把這密謀來洩漏於狐突之耳狐突大驚即時密寫一信遣人星夜往報與公子重耳知道却說重耳是日正與君田獵於渭水之濱忽有一人冒帽而入求見狐氏兄弟說有老國舅家書在此狐毛狐偃曰吾父素不通外信今有家書必然闖中有事卽召其人至前那人呈上書信呷了一頭轉身就走毛偃心疑啓函讀之書中云主公謀刺公子已遣寺人勃鞞限三日內起身汝兄弟稟知公子速往他國無得久延取禍二狐大驚將書稟知重耳重耳曰吾妻子皆在此此吾家矣欲去將何之

重耳志在苟安於此可見

狐偃曰吾之適此非以營家將以圖國也以

力不能適遠故暫休息於此今爲日已久宜徒大國勃鞞之來殆天

遣之以促公子之行乎重耳曰卽行適國何爲可狐偃曰侯雖名

伯業尚存收恤諸侯錄用賢士今管仲隰朋新亡國無賢佐公子若

至晉侯必然加禮倘晉有變又可借晉之力以圖復也重耳以爲

然乃罷獵歸告其妻季隗曰晉君將使人行刺於我恐遭毒手將遠

適大國結連秦爲復國之計子宜盡心撫育二子待我二十五年

不至方可別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重耳所懼

志昂亦然妾今二十五歲矣再過二十五年妾當老死尙嫁人乎妾

自當待子子勿慮也趙衰亦屬付叔隗不必盡述次早重耳命壺叔

整頓車乘守藏小吏掌印須收拾金帛正分付間只見狐毛狐偃

倉皇而至言父親老國舅見勃鞞受命次日卽便起身誠恐公子未

行難以隄防不及寫書又遣能行快走之人星夜趕至催促公子速

速逃避勿淹時刻重耳聞信大驚曰鞅來何速也不及裝束遂與二

狐徒走出於城外壺叔見公子已行止備犢車一乘追上與公子乘

坐趙衰曰季諸人陸續趕上不及乘車都是步行重耳問頭須如何

不來有人說頭須席卷藏中所有逃走不知去向英雄失路時刻

重耳已失窠巢又沒盤費易在此日巢在穴日窮官利此時情緒好不愁悶事已如此不得不行

正是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公子出城半日君始知

欲贈資裝已無及矣有詩爲證志韓詩外傳頭寓逃介子推割股事俱在莫之時典比小異頭須但語作甲竟錄

流落夷邦十二年 困龍伏蟄未升天

一豆箕何事相煎急 道路於今又播遷

却說惠公原限寺人勃鞞三日內起身往國幹事如何次日便行那

勃鞞原是箇寺人專以獻勤取寵爲事前番獻公差他伐蒲失了公

子重耳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銜恨今番又奉惠公之差

若能擒殺却重耳不惟與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此糾合力
士數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備好去結果他性命重牙誰知
老國舅兩番送信洩漏其情比及勃鞞到晉訪問公子消息公子已
不在了晉君亦爲公子面上分付關津凡過往之人加意盤詰十分
嚴緊勃鞞在晉國還是箇近侍的宦者今日爲殺重耳而來做了好
人刺客之流若被盤詰如何答應因此過不得晉國只得悒悒而回
復命於惠公惠公沒法只得暫時攔起再說公子重耳一心要往晉
國却先要經繇繇國這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重耳離了晉境
一路窮苦之狀自不必說數日至於繇界關吏叩其來歷趙衰曰吾
主乃晉公子重耳避難在外今欲往晉假道於上國耳吏開關延入
飛報繇侯上卿甯速請迎之人城繇文公曰寡人立國楚丘並不曾
借晉人牛臂之力繇雖爲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關輕重

若迎之必當設宴贈賄費多少事

只看此語便知失禮從惜費起見

不如逐之乃分

付守門關者不許放晉公子入城重耳乃從城外而行魏犢顛頡進

曰燬文公名無禮公子宜歸城責之趙衰曰蛟龍矢勢比於蚯蚓公

子且宜含忍無徒責禮於他人也犢頡曰既彼不盡主人之禮音剽掠

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難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謂之盜吾寧忍餓豈

可行賊盜之事乎是日公子君臣尙未早餐忍飢而行看看過午到

一處地名五鹿今大各府城東見一駝田夫同飯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之

求食田大非領客之人重耳所求不當宜其侮矣田夫問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客車上

者乃吾王也遠行無糧願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食而

問吾求食耶吾等乃村農飽食方能荷鋤焉有餘食及於他人偃曰

從不得食乞賜一食器既不得食要器何爲無所不解田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此

土可爲器也魏犢大罵村夫焉敢辱吾奪其食器擲而碎之重耳亦

東列國志 卷之 十七

大怒將加鞭朴，偃急止之曰：「得飯易得土，難土地國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國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不怒便子拜受，得不重耳果，依其言下車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羣聚而通果然可笑笑曰：「此誠癡人耳。後人有詩云：

土地應爲國本基

皇天假手慰艱危

高明子犯窺先兆

田野愚民反笑癡

再行約十餘里，從者飢不能行，乃休於樹下。重耳飢困，枕狐毛之膝而臥。狐毛曰：「子餘向攜有壺餐，即大餽其行在後可俟之。」魏犢曰：「雖有

壺餐，不攜子餘一人之食料，無存矣。眾人爭採葷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見介子推捧肉湯一盤以進，重耳食之而美食畢，問此處何從得肉。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聞孝子殺身以事其親，忠臣殺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飽公子之腹。重耳垂淚曰：「亡人

累子甚矣將何以報子推曰但願公子早歸晉國以成臣等股肱之義臣豈望報哉髯仙有詩贊云

孝子重歸全

虧體謂親辱

嗟嗟介子推

割股充君腹

委質稱股肱

腹心同禍福

豈不念親遺

忠孝難兼局

彼哉私身家

何以食君祿

良久趙衰始至眾人問其行遲之故衰曰被棘刺損足脛故不能前乃出竹筒中帝餐以獻於重耳重耳曰子餘不苦飢耶何不自食衰對曰臣雖飢豈敢背君而自食耶有臣如此狐毛戲魏犢曰此將若可患不與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雖是戲語却亦令人難當魏犢慙而退重耳卽以壺漿賜趙衰衰汲水調之遍食從者重耳嘆服重耳君臣一路覓食半飢半

飽至於國桓公素聞重耳賢名一知公子進關卽遣使往郊迎

入公館設宴款待席間問公子帶有內眷否重耳對曰亡人一身不

能自衛安能攜家乎桓公曰寡人獨宿一宵如度一年此句齊桓公

子緝在行旅而無人以待巾櫛寡人爲公子憂之於是擇宗女中之

美者納於重耳惟已及人所謂怨也齊桓與動贈馬二十乘八十自

是從行之眾皆有車馬桓公又使廩人致粟庖人致肉日以爲常重

耳大悅嘆曰向聞齊侯好賢禮士今始信之其成伯不亦宜乎言成

伯齊桓有其時齊襄王之八年乃齊桓公之四十二年也桓公自從

前歲委政鮑叔牙一依管仲遺言將豎貂雍巫開方三人逐去食不

甘味夜不目寐口無諛語面無笑容長衛姬進曰君逐豎貂諸人而

國不加治去子只不加治耳求容顏日悴意者左右使令不能體君

之心何不召之桓公曰寡人亦思念此三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

沸鮑叔牙之意也長衛姬曰鮑叔牙左右豈無給使令者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調味先召易牙雍巫則開方豎貂可不煩招而致也桓公從其言乃召雍巫和五味鮑叔牙諫曰君豈忘仲父遺言乎奈何石之桓公曰此三人有益於寡人而無害於國仲父之言無乃太過遂不聽叔牙之言並召開方豎貂三人同時皆令復職給事左右鮑叔牙憤鬱發病而死國事從此大壞矣後來畢竟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晏娥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只看齊桓結果時便知定霸之功全是管子之力管子纔死齊桓便連自己事都不能處置被三箇奸臣弄得七顛八倒身死

於高牆之內無異牢獄病中無人侍奉無異孤窮死後蟲鼠取死
體無異餓殍用賢則雖天下之人皆懷德而畏威用奸則己身
之生死亦不可保人君於此其亦知所戒懼哉闇昧之主不識賢奸固無
足論如齊桓雖不甚明然管仲鮑叔之言則已聞之熟矣而竟
用易牙等三奸音中亦謂其卽或不賢亦未便有害於己耳豈
知阻衆築牆亡身虧體之禍卽身受之乎殊可嘆也

凡一切禍患之來其初無不起於甚微以漸而深遂至於不可
救若陷於不知猶可言也幸有明者提撕傲覺而不知防備真
庸人也然當其未形之先局中之人多以爲迂濶無當或反以
爲貪利邀功而怪責之及至其禍已成雖有能者亦無如之何
矣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皆然不知身之有病而怪醫人之妄言
亦其一也齊桓之幸遇扁鵲而不求其救豈不惜哉

藥長立幼原是齊桓不是然既欲立之便當多爲羽翼授之兵
甲以圖萬全却又全沒道理一遇變故倉皇出奔是立猶不立
也若非高虎窟天子昭幾乎不免是立之反所以害之未見其
爲得計也

四公子據殿爭立不顧父屍未殯真是全無人心但今之人父
死未寒爭財奪貨鬪毆爭訟不恤生母不理喪事者甚多此等
忍心害理之人大傷天地之和氣留心世道者其思所以處之
哉

宋襄之主納子昭與衛文之助皆是徧徇齊桓之私心筭不得
義舉當以魯僖之言爲正然魯僖却只是因齊桓不曾相托有
不平之意故以長幼爲言以拒宋耳非真能了然於大義也當
時諸侯舉動如此真是不成世界

話說桓公背了管仲遺言復用豎貂雍巫開方三人鮑叔牙諫諍

不從發病而死三人益無忌憚欺桓公老耄無能遂專權用事願三

人者不貴亦富逆三人者不死亦逐這話且悶過一邊且說是時有

鄭國名醫姓秦名緩字越人寓於西之盧村今長清縣因號盧醫少時聞

邸舍有長桑君來寓秦緩知其異人厚待之不責其直長桑君感之

神仙也好便宜何况凡人授以神藥以上池水服之眼目如鏡暗中能見鬼物雖

人在隔牆亦能見之以此視人病症五臟六腑無不洞燭特以診脈

爲名耳古時有箇扁鵲與軒轅黃帝同時精於醫藥人見盧醫手段

高強遂比之古人亦號爲扁鵲先生扁鵲曾遊魏國時值魏太子暴

蹶而死扁鵲過其宮中自言能醫內侍曰太子已死矣安能復生扁

鵲曰請試之內侍報知魏公魏公流淚沾襟延扁鵲入視扁鵲教其

弟子陽厲用砭石針之須臾太子甦更進以湯藥過二旬如故世人

其稱扁鵲有回生起死之術扁鵲周遊天下救人無數一日遊至臨

淄謁見桓公奏曰君有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公曰寡人不會有

疾扁鵲出後五日復見奏曰君病在血脈不可不治桓公不應後五

日又見奏曰君之病已在腸胃矣宜速治也桓公復不應扁鵲退桓

公嘆曰甚矣醫人之喜於見功也

醫人妄言還利者甚多却難怪齊桓

無疾而謂之有

疾過五日扁鵲又求見望見桓公之色退而却走桓公使人問其故

曰君之病在骨髓矣夫腠理湯熨之所及也血脈針砭之所及也腸

胃酒醪之所及也今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又過五日桓公果病使人召扁鵲其餘人曰秦先生五日前已來裝

而去矣桓公懊悔無已桓公先有三位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

子王姬徐姬相繼先卒蔡姬退回國以下又有如夫人六位俱因

他得君寵愛禮數與夫人無別故謂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

位長衛姬生公子無虧第二位少衛姬生公子元後爲第三位鄭姬

生公子昭後爲第四位葛麻生公子潘後爲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

人後爲第六位宋華子次大夫華氏女子姓生公子雍其餘妾媵有子者尙多

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數那六位如夫人中惟長衛姬事桓公最久六

位公子中亦惟無虧年齒最長桓公嬖臣雍巫暨貂俱與衛姬相善

坐貂因請於桓公許立無虧爲祠後又愛公子昭之賢與管仲商議

在葵丘會上囑付圖襄公以昭爲太子圖公子開方獨與公子潘相

善亦爲潘謀嗣立公子商人性喜施予頗得民心因母密姬有寵未

免萌覬覦之心內中只公子雍出身微賤安分守己其他五位公子

各樹黨羽互相猜忌如五隻火虫各藏牙爪專等人來博噬桓公雖

然是箇英主却不道劍老無芒人老無剛他做了多年的侯伯志足

意滿且是耽於酒色之人不是箇清心寡欲的到今日衰耄之年志

氣自然昏惰了况又小人用事蒙蔽耳目但知樂境無憂境不聽忠
言聽諛言那五位公子各使其母求爲太子桓公也一味含糊答應
全沒箇處分的道理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忽然桓公有病臥
於寢室雍巫兒扃鵠不辭而去料也難治了遂與豎貂商議出一條
計策懸牌宮門假傳桓公之語牌上寫道

寡人有怔忡之疾惡聞人聲不論羣臣子姓一概不許入宮著寺
貂緊守宮門雍巫率領宮甲巡邏一應國政俱俟寡人病痊日奏

聞

自古至人此第一講人該死

巫貂二人假寫懸牌把往宮門單留公子無虧住長徧姬宮中他公

子問安不容入宮相見過三日桓公未死巫貂將他左右侍衛之人

不問男女盡行逐出把宮門塞斷又於寢室周圍築起高牆三丈內

外隔絕風縫不通止存牆下一穴如狗竇一般早晚使小內侍鑽入

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頓宮甲以防羣公子之變不在話下再說桓公伏於牀上起身不得呼喚左右不聽得一人答應光著兩眼呆呆而看只見撲塌一聲似有人自上而墜須臾推窗入來桓公爭目視之乃賤妾爰蛾兒也桓公曰我腹中覺餓正思粥飲爲我取之蛾兒對曰無處覓粥飲桓公曰得熱水亦可救渴蛾兒對曰熱水亦不可得桓公曰何故蛾兒對曰易牙與豎貂作亂守禁宮門築起三丈高牆隔絕內外不許人通飲食從何處而來桓公曰汝如何得至於此蛾兒對曰妾曾受主公一幸之恩是以不顧性命踰牆而至欲以視君之暝也桓公曰太子昭安在蛾兒對曰被二人阻擋在外不得入宮桓公嘆曰神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悔之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乃奮氣大呼曰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終乎連叫數聲吐血數口謂蛾兒曰我有寵妾六人子十餘人無一人在目前者單只你

一人送終深愧平日未曾厚汝蛾兒對曰主公請自保重萬一不幸
妾情願以死送君桓公嘆曰我死若無知則己若有知何面目見仲
父於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掩袂而死人之有吳夫差不知有齊小白事見史記許連嘆數
聲而絕計桓公卽位於圓莊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於圓襄王九年
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年七十三歲潛淵先生有詩單讚桓
公好處

姬轍東遷綱紀亡

首倡列國共尊王

南徵僭楚包茅貢

北啓頑戎朔漠疆

立衛存邢仁德著

定儲明禁義聲揚

正而不譎春秋許

五伯之中業最强

髯仙又有一絕嘆桓公一生英雄到頭沒些結果

四十餘年號方伯

南催西抑雄無敵

一朝疾臥牙貂狂

仲父原來死不得

晏娥兒見桓公命絕痛哭一場欲待叫喚外人奈牆高聲不得達欲待踰牆而出奈牆內沒有襯脚之物左思右想嘆口氣曰吾曾有言以死送君若殯殮之事非婦人所知也乃解衣以覆桓公之屍復肩負窗隔二扇以蓋之權當掩覆之意向牀下叩頭曰君魂且勿遠去待妾相隨遂以頭觸柱腦裂而死賢哉此婦也是夜小內侍鑽牆穴而入見寢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著一箇屍首驚忙而出報與巫貂

古今賢烈德重夫人正也

二人曰主公已觸柱自盡矣巫貂二人不信使內侍撬開牆垣二

人親自來看見是箇婦人屍首大驚內侍中有認得者指曰此晏娥兒也再看牙牀之上兩扇窗隔掩蓋著箇不言不動無知無覺的因桓公嗚呼哀哉政不知幾時氣絕的豎貂便商議發喪之事雖巫曰且慢且慢必須先定了長公子的君位然後發喪庶免爭競豎貂以

爲然當下二人同到長衛姬宮中密奏曰先公已薨逝矣以長幼爲
序合當夫人之子但先公存日曾將公子昭囑托宋公立爲太子羣
臣多有知者倘聞先公之變必然輔助太子依臣等之計莫若乘今
夜倉卒之際卽率本宮甲士速殺太子面奉長公子卽位則大事定
矣長衛姬曰我婦人也惟卿等好爲之於是雍巫豎貂各率宮甲數
百殺入東宮來擒世子且說世子昭不得入宮問疾悶悶不悅是夕
方挑燈獨坐恍惚之間似夢非夢見一婦人前來謂曰太子還不速
走禍立至矣妾乃曼娥兒也奉先公之命特來相報昭方欲扣之婦
人把昭一推如墜萬丈深淵忽然驚醒不見了婦人此兆甚奇不可
不信忙呼侍者取行燈相隨開了便門走至上卿高虎高倓之家急
扣其門高虎迎入問其來意公子昭訴稱如此高虎曰主公抱病半
月被奸臣絕隔內外聲息不通世子此夢凶多吉少夢中口稱先公

主公必已薨逝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世子且宜暫出境外以

防不測

世子者代君者也君之生死喪葬人民社稷之事皆其責任既疑先公已逝便當糾合同朝共擁世子入朝問疾各整家

甲以防他變豈有轉出境外之理高虎主意殊錯

昭曰何處可以安身高虎曰主公曾將世

子囑付宋公今宜適宋公必能相助虎乃守國之臣不敢同世子

出奔吾有門下士崔天見管東門鎖鑰吾使人分付開門世子可乘

夜出城也言之未已閹人傳報宮甲圍了東宮嚇得世子昭面如土

色高虎使昭變服與從人一般差心腹人相隨至於東門傳諭崔天

令開鑰放出世子崔天曰主公存亡未知吾私放太子罪亦不免太

子無人侍從如不棄崔天願一同奔宋世子昭大喜曰汝若同行吾

之願也當下開了城門崔天見有隨身車仗讓世子登車自己執轡

望宋國急急而去話分兩頭却說巫貂二人率領宮甲圍了東宮遍

處搜尋不見世子昭的踪影看看鼓打四更雍巫曰吾等擅圍東宮

不過出其不意若還遲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覺先據朝堂大事去矣
不如且歸宮擁立長公子看羣情如何再作道理豎貂曰此言正合
吾意二人收甲未及還宮但見朝門大開百官紛紛而集不過是高
氏國氏管氏鮑氏陳氏隰氏南郭氏北郭氏閭丘氏這一班子孫臣
庶其名也不可盡述這些眾官員聞說巫貂二人率領許多甲士出
宮料必宮中有變都到朝房打聽消息宮內已漏出○侯凶信了又
聞東宮被圍不消說得是奸臣乘機作亂那世子是先公所立若世
子有失吾等何面目爲○臣三三兩兩正商議去救護世子若等你們去後
世子不知死恰好巫貂二人兵轉眾官員一擁面前七嘴八張的都
到那裏去了到那裏去了問到世子何在巫拱手答曰世子無虧今在宮中眾人曰無虧未
曾受命册立非吾主也還我世子昭來豎貂伏劍大言曰昭已逐去
了今奉先公臨終遺命立長子無虧爲君有不從者劍下誅之眾人

憤憤不平亂讓亂罵都是你這班奸佞欺死蔑生擅權廢置你若立了無虧吾等誓不爲臣大夫官平官仲挺身出曰今日先打死這兩

箇奸臣除却禍根再作商議手挺牙笏望豎貂頂門便打雖是忠心然却太莽

之甚此事豈是一打可乎况此時豈牙笏可打之時乎豎貂用劍架住眾官員却待上前相助

只見雍巫大喝道甲士每今番還不動手平日養你每何幹數百名甲士各挺器械一齊發作將眾官員亂砍眾人手無兵器况且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如何支架得來正是白玉階前爲戰地金鑾殿上見閻王百官死於亂軍之手者十分之三其餘帶傷者甚多俱亂竄出朝門去了再說巫貂二人殺散了眾百官天已大明遂於宮中扶出公子無虧至朝堂卽位內侍每鳴鐘擊鼓甲士環列兩邊階下拜舞稱賀者剛剛只有雍巫豎貂二人無虧又慙又怒難過雍巫奏曰大喪未發羣臣上未知送舊安知迎新乎此事必須召國高二老入朝

方可號召百官壓服眾人無虧准奏卽遣內侍分頭宣召右卿國器
仲左卿高虎這兩位是圖天子所命監國之臣世爲上卿羣僚欽服
所以召之國器仲與高虎聞內侍將命知圖侯已死且不具朝服卽
時披麻帶孝入朝奔喪巫紹二人急忙迎住於門外謂曰今日新君
御殿老大夫權且從吉國高二老齊聲答曰未殯舊君先拜新君非
禮也誰非先公之子老夫何擇惟能主喪者則從之巫紹語塞國高
乃就門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出無虧曰大喪未殯羣臣又不服如之
秦何豎紹曰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勝主上但據住正殿臣等
兵列兩廡侯公子有入朝者卽以兵刦之無虧從其言長衛姬盡出
本宮之甲凡內侍悉令軍裝宮女長大有力者亦湊甲士之數巫紹
各統一半分布兩廡不在話下且說圖公子開方聞巫紹擁立無虧
謂葛藟之子潘曰太子昭不知何往若無虧可立公子獨不可立乎

乃悉起家丁死士列營於右殿密姬之子商人與少衛姬之了元其

議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分公子潘已據右殿吾等同據左殿

世子昭若到大家讓位若其不來把國國四分均分到是好算計強似你爭我奪

元以爲然亦各起家甲及平素所養門下之士成隊而來公子元列

營於左殿公子商人列營於朝門相約爲犄角之勢巫紹畏三公子

之眾牢把正殿不敢出攻三公子又畏巫紹之強各守軍營謹防冲

突止是小孩子開拳正是朝中臣敵國路上絕行人有詩爲證

成個甚麼國事鳳閣龍樓虎豹嘯 紛紛戈甲滿丹墀

分明四虎爭殘肉 那箇降心肯伏低

其時只有公子雍怕事出奔國國去訖秦穆公用爲大夫不在話下

且說眾官知世子出奔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惟有老臣國欽仲高

虎心如刀刺只想解結未得其策如此相持不覺兩月有餘高虎曰

諸公子但知奪位不思治喪吾今日當以死爭國懿仲曰子先入言
我則繼之同捨一命以報累朝爵祿之恩可也高虎曰只我兩人開
口濟得甚事凡食禮祿者莫非臣子吾等沿門喚集同至朝堂且奉
公子無虧主喪何如這箇主意却是懿仲曰立子以長立無虧不爲無名於
是分頭四下招呼羣臣同去哭臨眾官員見兩位老大夫作主放着
贍各具喪服相率入朝寺紹攔住問曰老大夫此來何意高虎曰彼
此相持無有了期吾等專請公子主喪而來無他意也紹乃揖虎而
進虎將手一招國懿仲同羣臣俱入值至朝堂告無虧曰臣等聞父
母之恩猶天地也故爲人子者生則致敬死則殯葬未聞父死不殮
而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
七日矣尙未入棺公子雖御正殿於心安乎正殿上沒有羣臣沒有
正事雖坐猶不坐也
言罷羣臣皆伏地痛哭無虧亦泣下曰孤之不孝罪通於天孤非不

欲成喪禮其如元等之見逼何國懿仲曰太子已外奔惟公子最長

公子若能主喪事收殮先君大位自屬公子元等雖分據殿門老臣

當以義責之誰敢與公子爭者無虧收淚下拜曰此孤之願也高虎

分付巫貂仍守殿廡羣公子但衰麻入臨者便放入宮如帶挾兵仗

者卽時拿住正罪這箇主意又是寺貂先至寢宮安排殯殮却說桓

公尸在牀上日久無人照顧雖則冬天血肉狼藉屍氣所蒸生蟲如

蟻直散出於牆外起初眾人尙不知蟲從何來及入寢室發開窗隔

見蟲攢屍骨無不悽慘無虧放聲大哭羣臣皆哭卽日取梓棺盛身

皮肉皆腐僅以袍帶裹之草草而已惟螻蛄見面色如生形體不變

高虎等知爲忠烈之婦嘆息不已亦命取棺殮之高虎等率臣奉

無虧居主喪之位眾人各依次哭臨是夜同宿於柩側却說公子元

公子潘公子商八列營在外見高國老臣率羣臣喪服入內不知何

李後開桓公已殞羣臣俱秦無虧主喪戴以爲君各相傳語言高麗
爲主吾等不能與爭矣乃各散去兵眾俱衰麻入宮奔喪兄康相見
各各大哭當時若無高國說下無虧此事不知如何結局也胡會先
生有詩嘆曰

違背忠言寵佞臣

致令骨肉四紛爭

若非高國行和局

白骨堆堆葬不成

却說國世子昭逃奔國見了襄公哭拜於地訴以雍巫豎貂作
亂之事其時襄公乃集羣臣問曰昔晉桓公會以公子昭囑托寡
人立爲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今巫紹內亂太
子見逐寡人欲約會諸侯共討罪納昭於國定其君位而返此舉
若遂名動諸侯便可倡率會盟以紹桓公之伯業

宋議只欲借此圖
霸耳非端心爲齊

也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國有三不如焉能伯

諸侯乎襄公視之其人乃桓公之長子襄公之庶兄因先年讓國不

立襄公以爲上卿公子目夷字子魚也襄公曰子魚言三不如其

故安在目夷曰有泰山渤海之險瑯琊卽墨之饒我國小士薄兵

少糧稀一不如也有有高國世卿以幹其國有管仲甯戚隰朋鮑叔

牙以謀其事我文武不具賢才不登二不如也有此二不如便斷

不必桓公北伐山戎兪兒開道獵於郊外委蛇現形我今年春正月

五星隕地俱化爲石二月又有大風之異六鷁退飛此乃上而降下

求進反退之象三不如也有自保且不暇何暇顧他人

乎襄公曰寡人以仁義爲主不救遺孤非仁也受人囑而棄之非義

也遺孤非在死地不消救遂以納太子昭傳檄諸侯約以來年春正

月共集郊檄至國大夫甯速進曰立子以嫡無嫡立長禮之

常也無虧年長且有成之勞於我有恩願君勿與富速說搆文

公曰昭以立爲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夫成國私恩也立世子公義也

以私廢公寡人不爲也

衛文公感齊桓之恩故欲順其私意耳

檄至魯國魯僖公曰

侯托昭於魯不托寡人寡人惟知長幼之序矣若魯伐無虧寡人當

救之魯襄王十年魯公子無虧元年三月魯襄公親合魯國魯三國

之師奉世子昭伐魯屯兵於郊外雍巫已進位中大夫爲司馬掌兵

權矣無虧使統兵出城禦敵寺昭居中調度

好兩箇有才自德之臣無虧人有限力高

國二卿分守城池高虎謂國懿仲曰吾之立無虧爲先君之未殯非

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魯助論理則彼順較勢則彼強且巫昭弑

殺百官專權亂政必爲魯患不若乘此除之迎世子奉以爲君則諸

公子絕覬覦之望而魯有泰山之安矣懿仲曰易牙統兵駐郊吾召

豎貂托以議事因而殺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代無虧之位吾諒易

牙無能爲也高虎曰此計大妙乃伏壯士於城樓托言機密重事使

人請豎貂相會正是做就機關擒猛虎安排吞餌釣鯨魚不知豎貂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雍巫豎貂雖壞却是愚鄙小人無奸雄之才力無虧賴主喪之故得以爲君明知世子昭在國國襄曾受先公之托斷不能安然罷手况內有三公子之從又國人俱非心服却不選用舊臣修明政事以收人心乃以國政兵權付之毫無謀勇才力之雍豎不死何待

高國先教世子出奔便該約會宋國速來納君乘時定位乃計不出此既因主喪之故而立無虧則已有君臣名分却又暗迎

子昭而逐無虧不可謂合理既殺豎貂無虧亦死便該乘諸侯
兵力先定子昭之位却又退去諸侯以致商人等復謀拒命幸
而數人無謀無智子昭在外故得仍奔宋國使此數人招子昭
誘進城來然後作亂或作亂之時逞忿報怨先取高國而殺之
則豈非君臣俱盡仍復無補於國事哉此二臣者雖有忠心而
智慮頗闇非謀國之才也

內不立君外不結援只知分據城門豈是了局此等舉動只如
村人避鬼一般不必宋兵之至已卜其無成矣

長少衛姬雖則有罪錮之可也用以殉葬且并數百人而殉焉
非禮甚矣孝公嗣立之初所行便已不正高國諸賢亦無一人
諫阻者君臣皆失之矣齊之不能復霸有以也霸者以力假人
之事蓋仁義是假兵力是真故孟子曰霸必有天國必守下得

着實妙蓋必定是大國方纔能霸只看齊桓圖霸首先富國強
兵其經營之力與會盟次第是何等艱難宋不曾在齊之字下
乎力之不能如齊宋襄豈不自知而乃侈然圖霸者只爲納孝
公一事耳却不想主盟者自是桓公非孝公也霸君之後豈能
常霸視其人不視其國此情理也齊自管鮑諸賢沒後卽桓公
亦自顧不暇致有無虧豎貂等之亂况孝公乎孝公新立國無
賢才安能復霸齊不能霸而宋襄僅以納君一事遂欲合諸侯
而長之此其不能不待智者而知也觀齊桓初霸時襄父桓公
背會於北杏魯曹沫劫盟於柯宋魯力不如齊概可知矣而且
如此今宋襄乃以齊之不能得於宋魯者而欲得之於狡悍強
大之楚此又不能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卽其自言曰吾以仁義
合諸侯夫果以仁義雖於事勢爲迂濶猶不失爲善人今乃以

後至之故執滕君而殺鄫子可以爲仁義乎既恃力以虐不如
我者又欲假仁義之名以服强大於我者將以欺人乎抑自欺
也欺人則人未必皆愚然適以自欺而已

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楚二語說得無理不通之極
夫借力於人者必將下人可借人以壓之者必其力不足以聚
人者也夫借楚力以聚諸侯則其能聚者必其所能服者也既
以能服之故而聚之乃欲其爲我用而壓其所素服此諸侯之
所必不肯亦復不能諸侯之所可壓必其力之不能聚之者也
既借其力以聚之乃欲因而壓之率彼之所聚以爲我用而卽
受我之壓此楚之所必不能亦必不肯子蕩主兵則敗於齊人
之刦塞紂於曹人之守城爲宋襄圖霸則虐殺鄫子以媚妖神
究不能致東夷之服邀楚人以聚小國又不能防未然之患計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六
疎智短心蔽而語邪宋襄乃惟言是聽目夷智識俱長其言皆
情理允當却置而不聽賢愚倒置利害不分其得保首領以沒
幸矣

宋襄卽欲圖霸亦只當借齊之力乘其有勞于孝公而借之力
孝公應無不肯席桓公之餘威二國并力以親小國諸侯修職
責於周以順其名義然後徐圖舉霸未必不可得志奈何末諸
侯於楚而又思以壓之乎皆由欲速一念以悞之耳欲速則不

達宋襄之謂矣

話說高虎乘雍巫統兵出城遂伏壯士於城樓使人請豎貂議事豎
貂不疑昂然而來高虎置酒樓中相待三盃之後高虎開言今宋公
糾合諸侯起大兵送太子到此何以禦之豎貂曰已有易牙統兵出
郊迎敵矣虎曰寡寡不敵奈何老夫欲借重君子以救齊難豎貂曰

貂何能爲如二大夫有差遣惟命是聽虎曰欲借子之頭以謝罪於

貂耳貂愕然遽起虎顧左右喝曰還不下手壁間壯士突出執豎貂

斬之虎遂大開城門使人傳呼曰世子已至城外願往迎者隨我

會同朝之臣而乃路傳呼成何體統國人素惡雍巫豎貂之爲人因此不附無虧見

高虎出迎世子無不攘臂樂從隨行者何止千人國懿仲入朝直叩

宮門求見無虧奏言人心思戴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當主公

宜速爲避難之計無虧問雍巫豎貂安在懿仲曰雍巫勝敗未知豎

貂已爲國人所殺矣無虧大怒曰國人殺豎貂汝安得不知顧左右

欲執懿仲懿仲奔出朝門無虧帶領內侍數十人乘一小車憤然仗

劍出宮下合欲發丁壯授甲親往禦敵內侍輩東喚西呼國中無一

人肯應素無善政以收人心臨事反叫出許多冤家出來正是

恩德終須報

冤仇散不開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這此二冤家無非是高氏國民管氏鮑氏寧氏陳氏晏氏東郭氏南郭氏北郭氏公孫氏闕丘氏眾官員子姓當初只爲不附無虧被雍巫豎貂殺害的其家屬人人含怨個個銜冤今日聞宋君送太子入國雍巫統兵拒戰論其私心巴不得雍巫兵敗又怕宋家兵到別有一番殺戮之慘大家懷着鬼胎及聞高老相國殺了豎貂往迎太子無不喜歡都道今日天眼方開齊帶器械防身到東門打探太子來信恰好撞見無虧乘車而至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一人爲首眾人相助各各挺着器械將無虧圍住內侍喝道主公在此諸人不得無禮眾人道那裏是我主公便將內侍亂砍無虧抵擋不住急忙下車逃走亦被眾人所殺東門鼎沸却得國懿仲來撫慰一番眾人方纔分散懿仲將無虧屍首擡至別館殮殮一面差人飛報高虎再說雍巫正

屯兵東關與宋相持忽然軍中夜亂傳說無虧豎貂俱死高虎相國

率領國人迎接太子昭爲君吾等不可助逆雍巫知軍心已變心如

芒刺急引心腹數人連夜逃奔齊國去詔天明高虎已到安撫雍巫

所領之衆直至郊外迎接世子昭與宋衛曹和四國講和四國退兵

高虎奉世子昭行至臨淄城外暫停公館使人報國懿仲整備法駕

同百官出迎却說公子元公子潘聞知其事約會公子商人一同出

郭奉迎新君公子商人喞然曰我等在國奔喪昭不與哭泣之位今

乃借宋兵威以少凌長強奪齊國於理不順聞諸侯之兵已退觀此句便

知不肯立君而我等不如各率家甲聲言爲無虧報仇遂殺子昭吾

遠退諸侯之位等三人中憑大臣公議一人爲君也免得受宋國節制滅了先公盟

上的志氣商人素畜死亡頗有覬覦之心明知子元子潘公子元曰無用若遂殺子昭他便可以以爲功而求立矣

若然當奉宮中之令而行庶爲有名乃入宮稟知長衛姬長衛姬泣

曰汝能為無虧報仇我死無恨矣即命糾集無虧舊日一班左右人

眾合著三位公子之黨同拒世子豎力手下亦有心腹欲為其主報

仇也來相助分頭據住臨淄城各門國懿仲畏四家人眾將府門緊

閉不敢出頭了四家只去拒守城門不曾想到高虎謂世子昭曰無

虧豎貂雖死餘黨尚存况有三公子為主閉門不納若欲求入必須

交戰儻戰而不勝前功盡棄不如仍走宋國求救為上世子昭曰但

憑國老主張高虎乃奉世子昭復奔宋國襄公纔班師及境見世

子昭來到大驚問其來意高虎一一告訴明白襄公曰此寡人班師

太早之故也一句說得明白然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臨淄

哉即時命大將公孫固增添車馬先前有魯國邾國邾三國同事止用二

百乘今日獨自出車加至四百乘公子蕩為先鋒華御事為合後親

將中軍獲送世子重離宋境再入齊郊時有高虎前驅把關將吏望

見是高相國即時開門延入直逼臨淄下寨**宋**襄公見國門緊閉分

付三軍準備攻城器具城內公子商人謂公子元公子藩曰**宋**若攻

城必然驚動百姓我等率四家之眾乘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

勝固善不幸而敗權且各圖避難再作區處強如死守於此萬一諸

侯之師畢集如之奈何元藩以爲然乃於是日夜開城門各引軍出

來劫**宋**寨不知虛實不知虛實行什麼兵真是烏合可笑單劫了先鋒公子蕩的前營

蕩措手不及棄寨而奔中軍大將公孫固聞前寨有失急引大軍來

救後軍華御事同**齊**國老夫高虎亦各率部下接應兩下混戰直

至天明四家黨羽雖眾各爲其主人心不齊人心不齊凡事不可做况行兵乎怎當

得**宋**國大兵當下混戰了一夜四家人眾被**宋**兵殺得七零八落公

子元恐世子昭入國不免於禍乘亂引心腹數人逃奔**衛**國避難去

訖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敗兵入城**宋**兵緊隨其後不能閉門崔天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三十四

爲世子昭御車長驅直入上卿國懿仲聞四家兵散世子已進城乃

聚集百官同高虎擁立世子昭卽位卽以本年爲元年是爲孝公孝

公嗣位論功行賞進崔天爲大夫是爲崔大出金帛厚犒宋軍襄公

留齊境五日方纔回宋時齊僖公起大兵來救無虧聞孝公已立中

道而反自此齊有隙不在話下再說公子潘與公子商人計議將

出兵拒敵之事都推在公子元身上國高二國老明知四家同謀欲

孝公釋怨修好單治首亂雍巫豎貂一人之罪盡誅其黨餘人俱赦

不問這箇却是然亦看其人可留於否若有才而懷異志者却不可不除以留後來之患不可一槩論也是秋八月葬

桓公於牛首卽牛首在臨淮縣南二十里之上連起三大墳以晏娥兒附葬於

旁另起一小墳又爲無虧公子元之故將長衛姬少衛姬兩宮內侍

宮人悉令從葬死者數百人後至齊永嘉末年天下大亂有村人發

桓公塚塚前有水銀池寒氣觸鼻人不敢入經數日其氣漸消乃牽

猛犬天塚中得金蠶數十斛珠糯玉匣繪綵軍器不可勝數塚中骸骨狼籍皆狗葬之人也足知孝公當日葬父之厚矣亦何益哉髯仙有詩云

疑塚三堆峻似山

金蠶玉匣出人間

從來厚蓄多遭發

薄葬須知不是慳

話分兩頭却說**魯**襄公自敗了**齊**兵納世子昭爲君自以爲不世奇

功便想號召諸侯代**齊**桓公爲盟主又恐大國難致先約**滕****曹****鄆****邾**

其之後封于邾小國爲盟於**曹**國之南**曹****邾**二君到後**滕**子嬰齊方至**宋****襄**不許嬰

齊與盟拘之一室**鄆**君鄆似姓子爵地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懼**宋**之威亦來赴會

已踰期二日矣**宋**襄公問於羣臣曰寡人甫倡盟好**鄆**小國輒敢怠

慢後期二日不重懲之何以立威大夫公子蕩進曰向者**齊**桓公南

征北討獨未服東夷之眾君欲威中國必先服東夷欲服東夷必用

鄆子襄公曰用之何如公子蕩曰睢水之次有神能致風雨東夷皆

立社祠之四時不缺君誠用鄆子爲犧牲以祭睢神不惟神將降福

使東夷聞之皆謂君能生殺諸侯誰不聳懼來服宋之執龍子乃呂其赴會而來遲耳

非能有兵威足以自顯也雖則殺之豈足動東夷之懼哉然後藉東夷之力以征諸侯伯業成矣

上卿公子目夷諫曰不可不可古者小事不用大牲重物命也況於

人乎夫祭祀以爲人所福也殺人以所人福神必不饗且國有常祀

宗伯所掌睢水河神不過妖鬼耳夷俗所祀君亦祀之未見君之勝

於夷也而誰肯服之齊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繼絕歲有德施於天

下今君纔一舉盟會而遂戮諸侯以殞妖神臣見諸侯之懼而叛我

未見其服也道理利害說得俱已詳盡無奈宋襄却偏不肯聽只是霸念太急了公子蕩曰子魚目夷名

之言謬矣君之圖伯與齊異齊桓公制國二十餘年然後主盟君能

待乎夫緩則用德急則用威遲速之序不可不察也以齊之強方且不能遽以威力

殷家末不如齊遠甚而反欲以急得之是何等無理可笑不同夷夷將疑我不懼諸侯諸侯將玩

我內玩而外疑何以成伯昔武王斬紂頭懸之太白旗以得天下更

比物不以其倫此諸侯之行於天子者也而何有於小國之君君必用之為

公本心急於欲得諸侯遂不聽自夷之言使文公執節子殺而烹

之以祭雎水之神遣人召東夷君長俱來雎水會祭東夷素不習祭

公之政莫有致者可見是急不來的滕子嬰齊大驚使人以重賂求釋乃解

嬰齊之囚謂大夫僖負羈謂曹共公襄其公曰暴躁而虐事必無成

不如歸也共公辭歸遂不具地主之禮襄公怒使人責之曰古者國

君相見有脯宜府脯肉也資餼熟曰脯東方所肉于肉為為生生日率以修賓主之好寡君逗遛於君之境上

非一日矣三軍之眾尙未知主人之所屬願君圖之僖負羈對曰夫

授館至餽朝聘之常禮也今君以公事涉於南鄙寡人亟於奔命未

及他圖今君責以主人之禮寡君愧甚惟君恕之曹共公遂歸襄公

大怒傳令移兵伐**曹**公子自夷又諫曰昔**齊**桓公會盟之跡遍於列國厚往薄來不責其施不誅其不及所以寬人之力而恤人之情也**曹**之缺禮於君無損何必用兵襄公不聽使公子蕩將兵車三百乘伐**曹**圍其城倍負羈隨方設備與公子蕩相持三月蕩不能取勝是時**鄭**文公首先朝**楚**約**魯****齊****陳****蔡**四國之君與**宋**成王爲盟於**齊**境**宋**襄公聞之大驚一來恐**齊****楚**兩國之中或有倡伯者**宋**不能與爭二來又恐公子蕩攻**曹**失利挫了銳氣貽笑於諸侯乃召蕩歸曹共公亦恐**宋**師再至遣人至**宋**謝罪自此**曹****宋**和睦如初再說**宋**襄公一心求伯見小國諸侯紛紛不服大國反遠與**宋**盟心中憤急與公子蕩商議公子蕩進曰當今大國無過**齊****楚**雖伯主之後然紛爭方定國勢未張**宋**僭王號乍通中國諸侯所畏君誠不惜卑詞厚幣以求諸侯於**宋****宋**必許之借**楚**力以聚諸侯復借諸侯以壓**宋**此一

時權宜之計也公子目夷又諫曰有諸侯安肯與我我求請侯於

楚安肯下我有求於人者人之下也我求人而反欲人之恐爭端

從此間矣襄公不以爲然即命公子蕩以厚賂如**楚**求見**楚**成王成

王問其來意許以明年之春相會於鹿上之地齊公子蕩歸報襄公

襄公曰鹿上**齊**地不可不聞之**齊**侯復遣公子蕩如**齊**修聘述**楚**王

期會之事**齊**孝公亦許之時**宋**襄公之十一年乃**周**襄王之十二年

也次年春正月**宋**襄公先至鹿上築盟壇以待**齊****楚**之君二月初旬

齊孝公始至襄公自負有納孝公之功相見之間頗有德色孝公感

宋之德亦頗盡地主之禮又二十餘日**楚**成王方到**宋****曾**二君接見

之間以爵爲序**楚**雖僭王號實是子爵**宋**公爲首**齊**侯次之**楚**子又

次之這是**宋**襄公定的位次至期共登鹿上之壇襄公毅然以主盟

自居先執牛耳古者刑牲歃血並不謙讓蓋惟恐讓則不得爲盟主

定成王心中不悅免強受歆襄公拱手言曰茲父穰公忝先代之後

作賓王家

周以賓客禮待宋極似今人鋪張門面語

不自揣德薄力微竊欲修舉盟會之

政恐人心不肅欲借重二君之餘威以合諸侯於敝邑之孟地以秋

八月爲期君若不棄倡率諸侯徼惠於盟寡人願世敦兄弟之好自

殷先王以下咸拜君之賜豈獨寡人乎**定**孝公拱手以讓**定**成王成

王亦拱手以讓孝公二君互相推讓良久不決襄公曰二君若不棄

寡人請同署之乃出徵會之墻**定**送**定**侯却先送**定**成王求署孝公

心中亦懷怏怏**定**成王舉目觀墻中敘合諸侯修會盟之意效**定**

桓公衣裳之會不以兵車牘尾**定**公先已署名**定**成王暗暗含笑謂

襄公曰諸侯君自能致何必寡人襄公曰**定**許久在君之宇下而**陳**

蔡近者復受盟於**齊**非乞君之靈懼有異同寡人是以借重於上國

定成王曰然則**定**君當署次及寡人可也孝公曰寡人於**定**猶宇下

也

不悅之意已
明明露出

所難致者上國之威令耳。王笑而署名以筆授孝

公。孝公曰：有冠不必有冠。寡人流離萬死之餘，幸社稷不隕，得從未
歆爲榮，何足重輕而褻此簡牘爲耶？堅不肯署。論齊孝公心事却是
怪宋襄公先送冠。王求署識透他重冠輕齊，所以不署。宋襄公自負
有恩於齊，却認孝公是衷腸之語，遂收牘而藏之。三君於鹿上又敘
數日丁寧而別，髯仙有詩嘆曰：

諸侯原自屬中華

何用紛紛乞楚家

錯認同根成一樹

誰知各自有了又

冠成王旣歸，述其事於令尹子文。子文曰：宋君狂甚，吾王何以微會
許之？冠王笑曰：寡人欲主中華之政久矣，恨不得其便耳。今宋公倡
衣裳之會，寡人因之以合諸侯，不亦可乎？大夫成得臣進曰：宋公爲
人好名而無實，輕信而寡謀，若伏甲以劫之，其人可虜也。冠王曰：寡

人意正如此子文曰許人以會而復劫之人謂**定**無信矣何以服諸

侯得臣曰**定**喜于主盟必有傲諸侯之心諸侯未習**定**政莫之與也

數語便把宋襄勸透宋襄却不自知劫之以示威劫而釋之又可以示德諸侯恥**定**之

無能不歸**定**將誰歸乎夫掄小信而喪大功非策也子文奏曰子玉

得臣之計非臣所及**定**王乃使成得臣鬬勃二人爲將各選勇士五

百人操演聽令預定劫盟之計不必詳說下文便見且說**定**襄公歸

自鹿上欣然有喜色高興太謂公子目夷曰**定**已許我諸侯矣目夷

諫曰**定**蠻夷也其心不測君得其口未得其心又說得明臣恐君之

見欺也襄公曰子魚太多心了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恐欺寡人哉

便欺一遭見遂不聽目夷之言傳檄徵會先遣人於孟地築起壇壝

增修公館務極華麗倉場中儲積芻糧以待各國軍馬食費凡獻享

犒勞之儀一一從厚無不預備至秋七月**定**襄公命乘車赴會目夷

又諫曰國強而無義請以兵車往襄公曰寡人與諸侯約爲衣裳之

會不用兵車自我約之自我墮之異日無以示信於諸侯矣此時雖

事只是太把目夷曰君以乘車全信臣請伏兵車百乘於三里之外

以備緩急何如襄公曰子用兵車與寡人用之何異必不可臨行之

際襄公又恐目夷在國起兵接應失了他信義遂要目夷同往目夷

曰臣亦放心不下也要同去於是君臣同至會所魯齊魯齊魯齊六

國之君如期而至惟魯孝公心懷怏怏魯僖公未與魯通二君不到

襄公使候人迎接六國諸侯分館安歇回報都用乘車魯王侍從雖

衆亦是乘車襄公曰吾知魯不欺吾也且到事畢之後再說未遲太史卜盟日之

吉襄公命傳之各國先數日預派定壇上執事人等是早五鼓壇之

上下皆設庭燎照耀如同白日壇之旁另有憇息之所襄公先往以

侍陳穆公穀蔡莊公甲午鄭文公捷許僖公業曹共公襄五位諸侯

陸績而至伺候良久天色將明成王熊惲方到襄公且循地主之

禮揖讓了一番分左右兩階登壇右階賓登眾諸侯不敢僭成王

讓之居自成得臣聞勃二將相隨眾諸侯亦各有從行之臣不必細

說左階主登畢只襄公及公子目夷君臣二人方纔陞階之時論

箇賓主既登盟壇之上陳牲歃血要天矢日列盟載書便要推盟主

爲尊了宋襄公指望楚王開口以目視之楚王低頭不語陳蔡諸國

面面相覷莫敢先發光景便有些不妙襄公忍不住了乃昂然而出曰今日

之舉寡人欲修先伯主桓公故業尊主安民兵息霸戰與天下同

享太平之福諸君以爲何如諸侯尙未答應楚王挺身而前曰君言

甚善但不知主盟今屬何人開口第一句說得先不甚好聽襄公曰有功論功無功

論爵更有何言楚王曰寡人昌爵爲王久矣宋雖上公難列王前寡

人告罪占先了胡說之極原只借你以聚便立在第一箇位次目夷

諸侯耳誰許你作盟主

批襄公之禍欲其權且忍耐再作區處襄公把箇盟主捏在掌中臨

時變卦如何不賺包著一肚子氣不免疾言遽色謂**襄王**曰寡人邀

福先代黍為上公天子亦待以賓客之禮君言昌得乃僭號也奈何

以假王而壓真公子**襄王**曰寡人既是假王誰教你請寡人來此快音此

性發作豈不**襄公**曰君之至此亦是鹿上先有成議非寡人之謾約

也原是詐我諸侯我成得臣在旁大唱曰今日之事只問眾諸侯

為**襄**來乎為**襄**來乎各國平素畏服於**襄**齊聲曰吾等實奉

命不敢不至眾人胡說你何**襄王**呵呵大笑曰**襄**君更有何說襄公

見不是頭欲待與他講理他又不管理之長短欲作脫身之計又無

片甲相護正在躊躇只見成得臣圍勃卸去禮服內穿重鎧腰間各

插小紅旗一面將旗向壇下一招那跟隨**襄王**人眾何止千人一箇

箇俱脫衣露甲手執暗器又是楚國人胡說原是衣裳之會如何却帶甲兵這等欺人至無仁義你豈不知吾

宋襄公崇以仁如蜂攢蟻聚飛奔上壇各國諸侯俱嚇得魂不附體
義爲主者乎

成得臣先把**宋**襄公兩袖緊緊捻定同圍勃指揮眾甲士擄掠壇上

所陳設玉帛器皿之類一班執事亂竄奔逃**宋**襄公見公子曰夷緊

隨在傍低聲謂曰悔不聽子言以至如此
目夷應答曰君以忠信速待人人豈忍欺君哉

歸守國勿以寡人爲念目夷料想跟隨無益乃乘亂逃回不知**宋**襄

公如何脫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眾

齊姜氏乘醉遣夫

宋襄讓國之舉似是賢人及爲君後所行之事無一可取可見

論人者未可以一事之偶賢而概論其餘也

宋襄滿口仁義忠信却執滕君殺郕子圍曹伐鄭已是言行不

符了到用兵時却把仁義二字認真起來真是迂濶可笑之極
圖霸爭盟原非歹事但不度德量力胡行亂做便自然要弄出
禍來宋襄志大才疎識短性躁卽佈置小事未必妥當况軍國
重務耶其敗宜矣

目夷真有相才公孫固真有將才使宋襄耑任二人以政徐圖
定霸或可希冀萬一乃聽子蕩之謬言逞狂躁之胸臆以致事
事貽殃不能自悔反強作解說以文飾之宋襄殺才而已

目夷才識俱優若使爲君必有可觀不知何以當日錯看了宋
襄也豈以其能讓國遂謂其眞賢耶若看後來舉動則當日讓
國之事亦不過好名之豪舉耳豈亦預料目夷之必不肯受故
爲此一讓以博名高耶不然這般一個躁妄之人何以忽有此

恬退之事乎

東周列國志 卷之七
宋襄陵虐小國殺諸侯以祭妖神桀紂之所不出也而乃以不
擊半濟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爲仁義便無異盜賊殺
人而取其貨而以埋尸掩骨爲仁分財必均長少有序爲義也
可發一笑

霸與王異爲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與暴異爲其仍以仁義
爲名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仁便是仁何以謂之假仁假
仁便是假仁何以爲之以力蓋其仁非出本心不過借以爲名
以服人耳故曰假仁假仁人如何肯服所恃者有力故曰以力
但只是以力則力與我敵者不服我矣卽力不與我者又依附
他人之有力者則亦不必定是服我惟我以力之所能爲却一
般也行些仁義之事使人旣畏我之力又貪我之仁卽我之用
力處亦借仁義之名使人但稱我爲仁而不稱我爲力又借仁

名以合眾力而服但知以力而不能假仁之人則天下諸侯不
我之服而誰服乎諸侯皆服而於是乎成霸矣楚子雖強是只
知力以力而不知假仁者也宋襄知假仁而力不逮楚成有力
而不知假仁故皆不能成霸也至於以勇納甥則是禽獸之行
本傳已明言之又不止於不能霸而已矣

晉文人品學問看來也只平常安於逸樂非有遠大之謀者也
其得國與成霸大率皆諸臣之力而諸賢才之所以盡心相輔
者則以其素能重賢禮士也齊桓以平常人物賴管甯諸賢而
成霸晉文以平常人物又賴狐趙諸賢而成霸可見賢才之有
益於人不小可以化無用爲有用也爲國者可忽乎哉

話說國成王假備乘車赴會跟隨人眾俱是壯丁內穿暗甲身帶暗
器都是成得臣國勅選練來的好不勇猛又遣子文爲呂臣圍般子文二

將統領大軍隨後而進準備大大廝殺宋襄公全然不知墮其圈套

正是沒心人遇有心入要脫身時難脫身了宋王拿住了襄公眾甲

士將公館中所備獻享犒勞之儀及倉中積粟擄掠一空隨行車乘

皆爲宋有

只算與他却不值一錢多謝

陳蔡鄭魯五位諸侯人人悚懼誰敢上

前說箇方便宋成王邀眾諸侯至於館萬而數宋襄公六罪曰汝伐

齊之喪擅行廢置一罪也宋子赴曾稍遲輒加熱辱二罪也用人代

牲以祭淫鬼三罪也宋缺地主之儀其事甚小汝乃恃強圍之四罪

也以亡國之餘

殷爲亡國

不能度德量力天象示戒猶思圖伯五罪也求

諸侯於寡人而妄自尊大全無遜讓之禮六罪也

前五罪不過陪襯耳正文自在此句

天奪其魄單車赴會

宋襄單車赴會原說是忠信楚人却說是天奪其魄想數猶可而此等語最不可耐也寡

人今日統甲車千乘戰將千員踏碎睢陽城爲齊宋各國報仇諸君

但少駐車駕看寡人取宋而回同與諸君痛飲十日方散眾諸侯莫

不唯唯襄公頓口無言似木雕泥塑一般只多著兩行珠淚須臾
國大兵俱集號曰千乘實五百乘成王賞勞了軍士按寨都起帶
了襄公殺向睢陽城來列國諸侯奉王之命俱屯孟地無敢歸
者宋襄雖則有罪而楚人皆信封盟執其君而伐其國則已甚史官
矣當時諸侯乃無一人敢出言以正之者何其庸懦至此也
有詩譏襄之失

無端媚楚反遭殃

引得睢陽做戰場

昔日齊桓會九合

何嘗容楚近封疆

却說公子目夷目孟地盟壇逃回本國向司馬公孫固說知公被
劫一事兵且暮且到速速調兵登陴城梁把守公孫固曰國不可

一日無君公子須暫攝君位然後號令賞罰人心始肅

是最大最要緊主意有明

大順景泰之

事却是如此目夷附公孫固之耳曰人伐我君以伐我有挾而求

也必須如此如此人必放吾君歸國固曰此言甚當乃向羣臣言

吾君未必能歸矣我等宜推戴公子目夷以主國事羣臣知目夷之賢無不欣然亦崔杼之妻也者人心素公子目夷告於太廟南面攝政

三軍用命鈴析嚴明睢陽各路城門把守得鐵桶相似方纔安排停

當定王大軍已到立住營寨使將軍鬪勃向前打話言爾君已被我

拘執在此生殺在吾手早早獻上納降保全汝君性命公孫固在城

樓答曰賴社稷神靈國人已立新君矣生殺任你欲降不可得也置之

死地而後生淮陰之所以用將士也鬪勃曰汝君見在安得復立一

不意宋人於國君亦用此法大奇鬪勃曰汝君見在安得復立一

君乎公孫固曰立君以主社稷也無主安得不立新君鬪勃曰某等

願送汝君歸國何以相拒公孫固曰故君被執已辱社稷雖歸亦不

得爲君矣歸與不歸惟鬪所命越說得極沒要緊便回來若要決戰

我城中甲車未曾損折情願決一死敵鬪勃見公孫固答語硬掙回

報定王定王大怒喝教攻城城上矢石如雨定兵多有損傷連攻三

曰乾折便宜不能取勝又全勝有此力量有此預備不然 王曰彼

國既不用君殺之何如成得臣對曰王以殺鄧子爲罪今殺宋

公是効尤也殺宋公猶殺匹夫耳不能得宋而徒取怨不如釋之只

殺之無益不是怕効尤堪罪楚王曰攻宋不下又釋其君何以爲名

得臣對曰臣有計矣今不與孟之會者惟齊魯二國魯與我已兩次

通好且不必計魯禮義之邦一向輔魯定伯目中無楚若以宋之倖

獲獻魯請魯君於臺都般之故都地屬宋相會魯見宋俘必恐懼而來會宋

是葵丘同盟之人况魯侯甚賢必然爲宋求請我因以爲魯君之德

是我一舉而兼得宋魯也知已知彼量力而行 王鼓掌大笑曰子

王真有見識乃退兵屯於亮都用宜申爲使將鹵獲數車如曲阜獻

捷其書云

宋公傲慢無禮寡人已幽之於臺地宋不敢擅功謹獻捷於上國望

君辱臨同決其獄

魯僖公覽書大驚正是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明知魯使獻捷詞意誇張是恐嚇之意但魯弱齊強若不赴會恐其移師來伐悔無及矣乃厚待宜申先發回書馳報齊王言魯侯如命卽日赴會魯僖公隨後發駕大夫仲遂從行來至亳都仲遂因宜申先容用私禮先見了成得臣神靈廟祝肥真囑其於齊王前每事方便得臣引魯僖公與齊成王相見各致敬慕之意其時陳蔡鄭許曹五位諸侯俱自孟地來

會和魯僖公共是六位聚於一處商議鄭文公開言欲尊齊王爲盟

主阿男主盟妹夫亦與有榮施其如令陰之不可保何諸侯囁嚅未應魯僖公奮然曰盟主須

仁義布聞人心悅服今齊王恃兵車之衆襲執上公有威無德人心

疑懼吾等陳蔡俱有同盟之誼若坐視不救惟知奉齊恐被天下豪

傑恥笑齊若能釋齊公之囚終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聽眾諸侯

皆曰國侯之言甚善仲遂將這話私告於成得臣得臣轉聞於國王

國王曰諸侯以盟主之義責寡人寡人其可違乎

這個盟主不甚光輝只算強盜大王

而乃於亳郊更築盟壇期以十二月癸丑日歃血要神同赦國罪約會已定先一日將國公釋放與眾諸侯相見國襄公且羞且愧滿肚不樂却又不得不向諸侯稱謝至日國文公拉眾諸侯復請國成王登壇主盟成王執牛耳國以下次第受歃襄公敢怒而不敢言事畢諸侯各散國襄公訛聞公子呂夷已卽君位將奔國以避之公子目夷遣使已到致詞曰臣所以攝位者爲君守也國固君之國何爲不入須臾法駕國備迎襄公以歸目夷退就臣列胡曾先生論襄公之釋全虧公子目夷定計神閒氣定全不以舊君爲意若手忙脚亂求歸襄公國益視爲奇貨豈肯輕放有詩讚

金注如何瓦注奇

新君能解舊君圍

為君守位乃推位 千古賢名誦目夷

又有詩說六位諸侯公然媚國求寬明明把中國操縱之權授之於

楚 **楚**目中尚有中國子楚人之目無中國久矣雖齊桓亦無如之何况今日于况事至如此雖微墮楚豈可得乎

詩云

從來免死自狐悲 破劫何人却是誰

用夏媚夷全不恥 還誇釋宋得便宜

宋襄公志欲求伯被國人捉弄一場反受大辱怨根之情痛人骨髓

但恨力不能報又怪國伯倡議尊國王為盟主不勝其憤怪得可笑終不然饒

了你命出來反讓 正要與國國作對時國襄王之十四年春二月國文

公如國行朝禮國襄公聞之大怒遂起傾國之兵親討國罪使上卿

公子目夷輔世子王臣居守目夷諫曰國方陸國若伐國必救

之此行恐不能取勝不如修德待時為上大司馬孫固亦諫襄公

怒曰司馬不願行寡人將獨往固不敢復言遂出師伐襄公自將

中軍公孫固爲副大夫欒侯伊華秀老公子蕩向皆守等皆從行謀

人報知文公文公大驚急遣人告急於成王曰成王曰事我如父

宜亟救之成得臣進曰救不如伐成王曰何故得臣對曰

公被執國人已破膽矣今復不自量以大兵伐其國必虛乘虛而

擣之其國必懼此不待戰而知勝負者也若還而自救彼亦勞矣

以逸制勞安往而不得志耶致人而不致于人王以爲然卽命得

臣爲大將聞勃副之興兵伐襄公正與相持得了兵之信

兼程而歸列營於泓水之南以拒成得臣使人下戰書公孫固謂

襄公曰師之來爲救也吾以釋謝必歸不可與戰襄公

曰昔桓公興兵伐今來伐而不與戰何以繼桓公之業乎

動要學齊桓自家却連香吳還不省得可笑可嘆公孫固又曰臣聞一姓不再興天之棄商

四十六

久矣君欲興之得乎且吾之甲不如**堅**兵不如**利**人不如**強**

人畏**如**如畏蛇蝎君何恃以勝**襄**公曰**兵**甲有餘仁義不足

寡人兵甲不足仁義有餘不知前日蒞盟持何不以仁義脫禍背武王虎賁三千而勝

殷億萬之眾惟仁義也又比到武王越發是天外奇想以有道之君而避無道之臣

寡人雖生不如死矣乃批戰書之尾約以十一月朔日交戰於泓陽

泓水之南命建大旗一面於輅車旗上寫仁義二字吉華見理會殺身成信舍生取義八字則

身下曰**聖**賢但不知公孫固暗暗叫苦私謂樂僕供曰戰主殺而

言仁義吾不知君之仁義何在也天奪君魄矣竊爲危之吾等必戒

慎其事毋致喪國足矣至期公孫固未雞鳴而起請於襄公嚴降以

待既有仁義又要嚴陣且說**將**成得臣屯兵於泓水之北聞勃請

五鼓濟師齊渡也防**人**先布陣以扼我得臣笑曰**公**專務迂濶

明是仁義你却全不知兵雖不知兵却知仁義比你強多理吾早濟早戰晚濟晚戰

說他迂濶胡說

何所懼哉天明甲乘始陸續渡水公孫固請於襄公曰○兵天明始

渡其意甚輕我今乘其半渡突前擊之是吾以全軍而制○之半也

若令皆濟○眾我寡恐不敵奈何襄公指大旗曰汝見仁義二字否

寡人堂堂之陣豈有半濟而擊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有仁義

兵神咒急須與○兵盡濟成得臣服瓊弁結玉纓繡袍敵甲腰掛彤

弓手執長鞭指揮軍士東西布陣氣宇昂昂旁若無人公孫固又請

於襄公曰○方布陣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亂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貪

一擊之利不顧萬世之仁義耶寡人堂堂之陣豈有未成列而鼓之

之理公孫固又暗暗叫苦○這等叫苦只是未知○兵陣勢已成○人強

馬壯後山之野○兵皆有懼色襄公使軍中發鼓○軍中亦發鼓襄

公自挺長戈帶著公子蕩向營守二將及門官之眾○守門之官催車

直冲○陣得成見來勢兇猛暗傳號令開了陣門只放襄公一隊車

直冲○陣得成見來勢兇猛暗傳號令開了陣門只放襄公一隊車

騎進來有作自義使不公孫固隨後趕上護駕襄公已殺人陣內去

了只見一員上將攔住陣門口口聲聲叫道有本事的快來決戰那

員將乃關勃也公孫固大怒挺戟直刺關勃勃即舉刀相迎兩下交

戰未及二十合宋將藥僕伊引軍來到關勃微有著忙之意恰好陣

中又沖出一員上將蒞氏呂臣各接住藥僕伊廝殺公孫固秉忙覷

箇方便撥開刀頭馳入宋軍門勃提刀來趕宋將華秀七又到牽住

關勃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公孫固在宋陣中左沖右突良久望見東

北角上甲士如林圍裏甚緊疾驅赴之正遇宋將向警守留血被面

急呼曰司馬可速來救主神咒爲何不公孫固隨著警守殺入重圍

只見門官之眾一箇箇身帶重傷兀自與宋軍死戰不退原來襄公

待下人極有恩所以門官皆盡死力宋軍見公孫固英勇稍稍退却

公孫固上前看時公子蕩要害被傷臥於車下仁義大旗已被宋軍

奪去了

怪道殺不過原來仁義靈符被他奪去子

襄公身被數鎗右股中箭射斷膝筋不

能起立公子蕩見公孫固到來張目曰司馬好扶主公吾死於此矣

言訖而絕公孫固感傷不已扶襄公於自己車上以身蔽之奮勇殺

出向警守爲後殿門宮等一路擁護且戰且走比及脫離陣門官

之眾無一存者田之甲車十喪入九藥僕伊華秀老見田公已離虎

穴各自逃回成得臣乘勝追之田軍大敗輜重器械委棄殆盡公孫

固向襄公連夜奔回田兵死者甚眾其父母妻子皆相訕於朝外怨

襄公不聽司馬之言以致於敗襄公聞之嘆曰君子不重傷

被傷者不忍心再

傷不擒二毛

髮班白者不忍擒之

寡人將以仁義行師豈效此乘危扼險之舉

哉昔有客至主家見一猫走過因問主人此猫佳否主曰人言雞有

五德吾此猫亦有五德客問其故主曰見鼠不捕仁也鼠得其食

而讓之義也予聞之不禁大笑噴飯滿案今舉國無不譏笑後人相

問宋襄之仁義大類此猫又不禁噴飯也傳以爲田襄公行仁義失眾而亡正指戰泓之事髯翁有詩嘆云

不恤滕鄙恤楚兵

寧甘傷股不虛名

宋襄若可稱仁義

盜跖文王兩不明

○兵大獲全勝復渡泓水奏凱而還方出○界哨馬報○王親率大

軍接應見屯柯澤鄭地得臣卽於柯澤謁見○王獻捷遂成于日明日

○君將率其夫人至此勢軍當大陳俘馘以誇示之原來○文公的

夫人芊氏音止是○成王之妹是爲文華以兄妹之親駕了輜駟

女車四隨○文公至於柯澤相會○王○王示以俘獲之盛○文公

夫婦稱賀大出金帛犒賞三軍文華勞重便失男女之別又以女甥侍酒是何禮耶楚之禽行鄭自取也

○文公敦請○王來日赴宴次早○文公親自出郭邀○王進城設

饗於太廟之中行九獻禮比於天子食品數百外加籩豆六器宴享

之侈列國所未有也文華所生二女曰伯芻叔芻未嫁在室文華又

率之以甥禮見舅○王大喜楚喜其標致相盡其有○文公同妻女

禮也看官莫錯會子

更番進壽自午至戌喫得**國**王酩酊大醉**國**王謂文芊曰寡人頽情

國王已踰量矣妹與二甥送我一程何如文芊曰如命**國**文公送**國**

國王先別文芊及二女送**國**王御駕而行直至軍營原來**國**王闕

上了二甥美貌是夜拉入寢室遂成枕席之歡不知言歡時稱謂文

芊傍徨于帳中一夜不寐然畏楚王之威不敢出聲以鼻納響其

獸也次日**國**王將軍獲之牛贈於文芊其二女回歸後宮迎三賢

大夫叔詹嘆曰**國**王其不得令終乎饗以成禮禮而無別是不終也

後爲世子商臣且不說**國**之事再表**國**公子重耳自**國**襄公八年

適**國**至襄王十四年前後留**國**其七年了遭桓公之變諸子爭立國

內大亂及至孝公嗣位又反先人之所爲附**國**仇**國**紛紛多事諸侯

多與**國**不睦趙衰等私議曰吾等適**國**謂伯主之力可借以圖復也

今嗣君失業諸侯皆叛此其不能爲公子謀亦明矣不如更適他國

別作良圖乃相與見公子欲言其事公子重耳溺愛晉姜朝夕歡宴

不問外事

雖是人情之常然非豪傑志量矣

眾豪傑伺候十日尙不能見魏犢怒曰

吾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遊今留晉七載偷安情志日

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一見安能成其大事乎狐偃曰此非聚談之

處諸君都隨我來乃共出東門外里許其地名曰桑陰一望都是老

桑綠蔭重重日色不至趙衰等九位豪傑打一團兒席地而坐趙衰

曰子犯計將安出狐偃曰公子之行在我而已

豈知若無內力我等休竟濟不得事

商義停安預備行裝一等公子出來只說邀他郊外打獵出了國城

大家齊心刼他上路便了但不知此行得力在于何國趙衰曰國方

圖伯且其君好名之人盍往投之如不得志更適國必有遇焉狐

偃曰吾與公孫司馬

各

有舊且看如何眾人商議許久方散只道幽

僻之處無人知覺却不道若要不聞除非莫說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其時姜氏的婢妾十餘人正在樹上採桑餵蠶見眾人齊坐議事停

手而聽之盡得其語回宮時如此恁般都逃于姜氏知道姜氏喝曰

那有此話不得亂道乃命蠶妾十餘人幽之一室至夜半盡殺之這

餘人却死得無辜可憐以滅其口推公子重耳起告之曰從者將以公子更逃

他國有蠶妾聞其謀吾恐洩漏其機或有阻當今已除却矣公子宜

早定行計重耳曰人生安樂誰知其他吾將老此誓不他往說出如

是反國且不望况圖伯于姜氏曰自公子出亡以來國未有寧歲夷吾無道兵

敗身辱國人不悅鄰國不親此天所以待公子也曉得天意人事此

公子此行必得國萬勿遲疑婦人望夫之富貴更甚于男重耳適

戀姜氏猶弗肯次早趙衰狐偃曰季隗嬖四人立宮門之外傳語請

公子郊外射獵重耳尚高臥未起使宮人報曰公子偶有微恙尚未

梳櫛不能往也齊姜聞言急使人單召狐偃入宮他又看得的當又

做的機密此婦人

本是非姜氏屏去左右問其來意狐偃曰公子向在國無日不馳車
 驟馬伐狐擊兔今在國久不出獵恐其匹肢懈惰故來相請別無他

意姜氏微笑曰此番出獵非即耶語亦作狐偃大驚曰一獵

安得如此之遠姜氏曰汝等欲劫公子逃歸吾已盡知不得諱也吾

夜來亦曾苦勸公子奈彼執意不從今晚吾當設宴灌醉公子汝等

以車夜出城事必諧矣狐偃頓首曰夫人割房闈之愛以成公子

之名賢德千古罕有狐偃辭出與趙衰等說知其事凡車馬人眾鞭

刀糗糒之類收拾一一完備趙衰狐毛等先押往郊外停泊只留狐

偃魏犢頭頡三人將小車二乘伏於宮門左右專等姜氏送信即便

行事正是要爲天下奇男子須歷人間萬里程是晚姜氏置酒宮中

與公子把盞重耳曰此酒爲何而設姜氏曰知公子有囚一之志特

共一杯餞行耳姜氏此時心中猶不信重耳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苟可

適志何必他求姜氏曰縱欲懷安非丈夫之事也

這是正從者乃忠勸一句

謀子必從之重耳勃然變色問杯不飲姜氏曰子真不欲行乎抑誑

妾也

這句却不是疑他正是哄他怕他疑我耳讀者于此等處須細心理會

重耳曰吾不行誰誑汝姜

氏帶笑言曰行者公子之志不行者公子之情此酒爲餞公子今且

以留公子矣願與公子盡歡可乎重耳大喜夫婦交酢更使侍女歌

舞進鴈重耳已不勝飲再四強之不覺酩酊大醉倒于席上姜氏覆

之以衾使人召狐偃狐偃知公子已醉急引魏嬖顛頡二人入宮和

衾連席控出宮中先用重褥襯貼安頓車上停當狐偃拜辭姜氏姜

氏不覺淚流

必須如此方是情理俱到不然雖則有埋豈不寡情太甚乎

有詩爲證

公子貪歡樂

佳人慕遠行

要成鴻鵠志

生割鳳鸞情

狐偃等催趙小車二乘趕黃昏離了城與趙衰等合做一處連夜

驅馳約行五六十里但聞得雞聲四起東方微動重耳方纔在車兒上翻身喚宮人取水解渴時狐偃執轡在傍對曰要水須待天明重耳自覺搖動不安曰可扶我下牀狐偃曰非牀也車也重耳張目曰汝爲誰對曰狐偃重耳心下恍然知爲偃等所算推衾而超大罵子犯汝等如何不通知我出城意欲何爲狐偃曰將以圖國奉公子也

雖是本意然此時除却此語却亦沒得說

重耳曰未得圖先失圖吾不願行狐偃詎曰離

晉已百里矣圖侯知公子知逃必發兵來追不可復也重耳勃然發

怒見魏犇執戈侍衛乃奪其戈以刺狐偃不知死生如何且看下回

分解